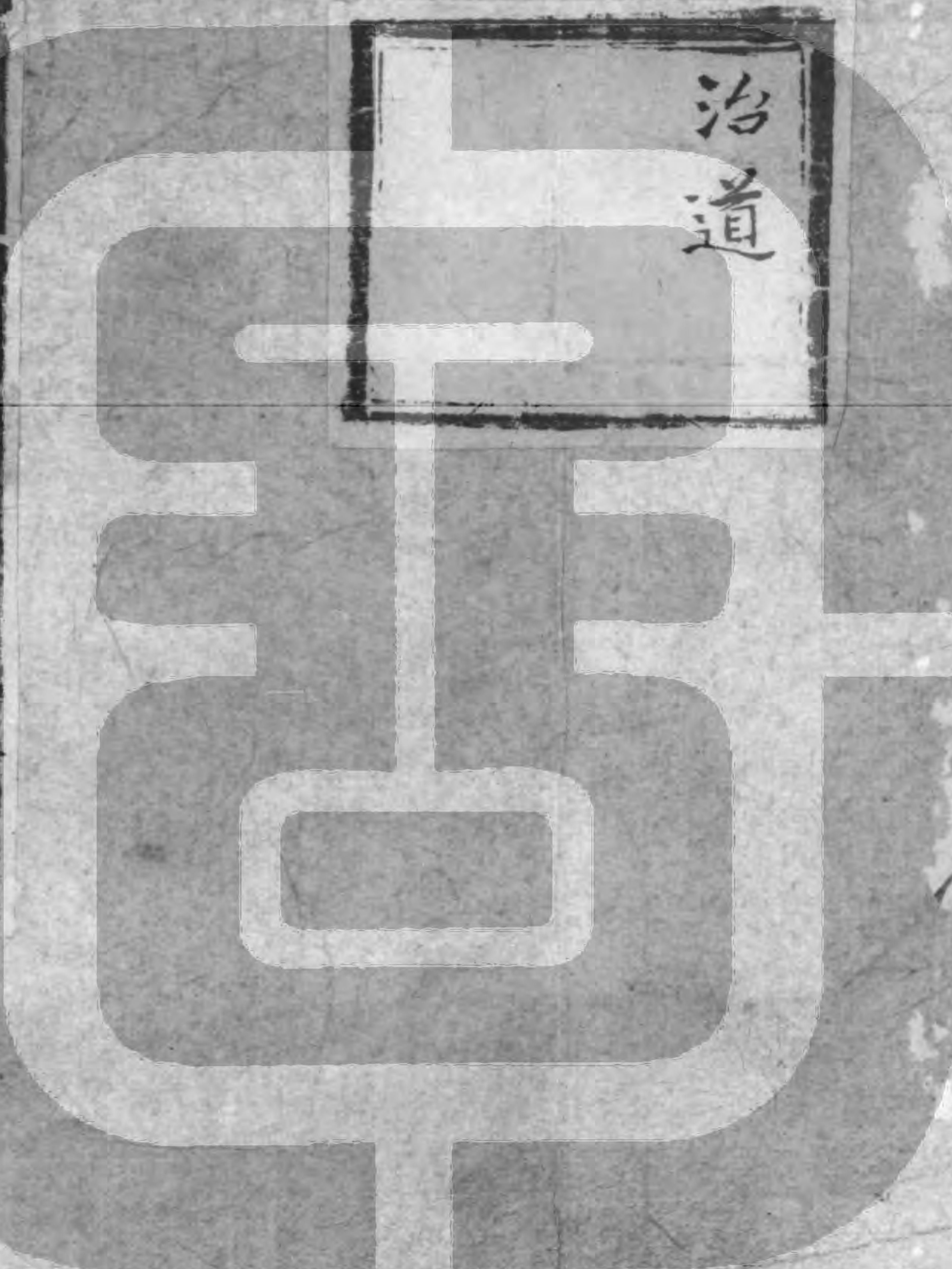


6244  
:30

治道



歷代名臣奏議

卷六十三  
之六十五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三

治道

宋理宗時右諫議大夫徐榮叟入對言自楮幣不通物價倍長而民始怨自米運多阻粒食孔艱而民益怨此見之京師者然也外而郡邑苛征橫歛無所不有嚴刑峻罰靡所不施和糴則科抑以取贏軍需則並緣而規利逃亡強令代納蠲放忍至重催犯私販者不問多寡樂遭黥徒逋官課者不恤有無連郵監繫囹圄充斥率是干連詞訟追呼莫非枝蔓如此則民安得而不怨甚者富家巨室武斷鄉閭貴族豪宗侵牟民庶茹冤者不敢告負抑者不得伸怨氣薰蒸天示之應此亢陽之所以為沴也遷權禮部尚書

著作佐郎高斯得輪對曰臣猥以非才濫汗東觀每懼尸素無補秋毫茲幸登文石之陞以望清光敢輸髦髦之愚少殫忠報之分惟陛

下幸垂聽焉。臣嘗靜思當世之故。竊以為關乎宗社之存亡者不一而足。陛下神明之慮。既有所遺。而二三大臣。復皆視為故常。莫有赤心。血誠身任其責者。是以大化雖更。群賢雖聚。而天下之勢。反日趨於危亡。而不可救止也。且今日關乎宗社之存亡者。陛下亦知之乎。姦邪有覆出之。愛夷狄有必至之禍。國計有將敗之虞。三者其機已兆。其形已成。大臣分任其責。汲汲以圖之。猶懼弗濟。而可漠然不以恫瘝其身乎。權兇去位以來。所締結者。莫不壞散。所排斥者。莫不收用。攻詆之跡。多見施行。朋比之儔。悉就流竄。戚里之與。為姻婭者。又奉詔而停昏。上心若堅定。國是若昭然。士大夫皆舉手相賀曰。自今其無反覆之憂矣。臣竊以為未也。何則。內庭之耳目。故在。而外邪愈急於窺覘。都城之巢穴。未破。而姦朋猶有於依據。惟慳之臣。邪正混淆。固有覲顏候色。援助小人。如鄭居中之主蔡京。諫憲之任忠。佞錯

糝。固有柔邪深險。默伺時變。如楊畏之主章厚。在庭百執事。出死力以排姦者。首無二三。希後福而中立者。十蓋八九。甚至陰持異見。以力沮草茅之公議。陽附善類。而甘為權孽之私人。指目昭然。有不可掩。嗚呼。國之多寡。如此。非宰相之責乎。夫成周冢宰。以正百官為職者也。而王之六官。亦統焉。今群臣瓦雜甚矣。宰相所當別其淑慝。為上一分明之。至於官禁奇袤。黷貨外交。人言籍籍。豈可坐視而不之問。顧乃弁包兼容之意多。別邪辨正之慮淺。憂讒避謗之心重。直前邁往之志微。遂使衆臣爭衡。大權旁落。養成積輕之勢。以啓窺覘之漸。是得為知其職分矣乎。罅隙之不塗。幾微之不察。一切以虛心無我之道。待詭譎變詐之人。蹊術既熟。羽翼既成。不幸變故乘之。上一移。凶渠立至。使宗社有淪亡之憂。衣冠遭魚肉之禍。生靈罹塗炭之厄。當是時也。雖潔身以去。其能逃萬世之清議乎。故姦邪有覆出

之憂宰相之責也。數年以來。敵攻雲南。傳聞日駭。荆蜀廣右。所奏畧同。天生斯人。最能為兵。批汗擣蜀。咸襲其背。則兵出奇道。蓋其常能無乏恠者。廟堂之上。雖尚致疑。而宥府之臣。蓋嘗論建。今既任主兵之責矣。則向之所陳。固當力守而速圖之。且其所謂命蜀帥撫結諸蠻。邀截障蔽。命廣帥選邑。宜守控扼險阻者。陛下亦既亟從其議矣。今閱數月。蜀之所撫結者何族。廣之所控扼者亦何地。招募戍卒。孰任其事。撫結峒丁。孰尸其責。遣使以訪境外之事。終何所聞。易師以任經理之寄。果何所就。夫古之大臣圖事。按策不為空言。發慮出謀。動有成效。不以一敵國緩急為作輟。不以人言有無為勤怠。今既以知軍戎萬里之情。况推於天下矣。及至謀人之國。任人之事。當存亡關繫之秋。無始終負荷之志。悠悠泛泛。自同衆人。陛下剝屬之意。固如是哉。且臣近者聞諸上流閩嶺。以謂大理久已臣虜。而朝論方在疑

信之間。可為痛哭。僕府之言。必有自來。不識是說也。帥聞嘗以白于廟堂否乎。萬一有之。而帥聞不以告。二府不及知。則亦誤陛下之任使矣。夫以知兵之臣。居本兵之地。而又專任主兵之責。疆事安危。衆所交屬。乃今勦敵謀我。而不思所以待之。危機將發。而不圖所以救之。一旦鐵騎長驅。電發焱至。江沱之間。土傾瓦解。任事之臣。寧得不執其咎乎。故虜有必至之禍。主兵大臣之責也。國家版圖日蹙。財力日耗。用度不給。尤莫甚於近年。聞之主計之臣。歲入之數。不過一萬二千餘萬。而其所出。乃至二萬五千餘萬。蓋鑿空取辦者過半。而後僅給一歲之用。問其取辦之術。則亦不過增楮而已矣。嗚呼。造幣以立國。不計其末流剝爛糜滅之害。而苟焉以救目前之急。是飲鴆以止渴也。豈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陛下懲國計之屬。分命大臣。顯領其事。蓋將使之究本末源流。而圖惟變通之術也。固當

會出入之大凡。察盈虛之至理。破苟且之弊習。為經久之遠圖。今也不惟理之無術。而反耗之日甚。大農經用。廩廩不繼。額外剝給。日以益多。大兵之券。不詢之有司。一日之間。而頓增三十餘萬。淮蜀制臣。以科降為請。則一捐亦各千數百萬。其他凡所饋給。視舊悉增。夫軍旅之出。誠不宜惜。然不度其力。不慮其終。豈不甚乎。且理財無他道。亦曰去其蠹財者而已矣。蠹財之大者。莫若軍旅。而官掖次之。今江淮荆蜀符籍半虛。主帥務私。資為囊橐。根株盤結。未有能窮其姦利。而一清之者。今主財之臣。亦嘗以數軍旅之實為請乎。六宮橫費。滯滯百出。群奄羽化。要索無藝。嬖寵祈恩。賜予日繁。外庭不敢問。有司不得計也。今主財之臣。亦嘗以省宮掖之用為請乎。濫費之不節。宿蠹之不除。乃徒張官置吏。日事紛更。緣飾美觀。隳紊體統。使才名之士。不容而嗜進之人。得售國家用度。日以不給。盖有如賈誼所謂大

命將浚。莫之振救者。臣不知何以善其後乎。竊國計有將敗之虞。主財大臣之責也。夫姦邪能覆人之國。夷虜能亡人之國。而財用空竭。猶之氣血凋耗。亦足以斃人之國。有一于此。已可甚懼。况三患交至。而無人焉以任之。可不為之寒心哉。且是三者。本皆宰相之所當總。執政之所當與。而非可以分任者。亦既謀之不臧。而分任爾矣。則職分所在。可得而辭其責乎。雖然。臣又竊有疑焉。何則。二三大臣。責任雖不同。而心不可以不同。側聞廟堂之上。同異浸彰。道路傳言。抑難深信。然國論未固。窺伺亦多。纖芥一開。何事不有。目前百怪。且將舞魴鱔而號狐狸。禍亂相尋。往往出於衆人之所易。宗社之憂。又豈特去一位之姦而已哉。故以人才言之。執政當進其可進。而不必望其為助。宰相當用其可用。而不必疑其植黨。以政事言之。宰相所當謀諸同列。毋獨運以貽自用之譏。執政所懷。當告諸其長。毋專達以取

侵權之誦。如同舟而期於濟。如共車而主於行。夫如是。慶曆元祐之治。雖未能以遽致。紹聖元符之禍。尚庶幾其可紓乎。然而臣尚有說。於此請得以終陳之。夫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二三大臣信有罪矣。待遇之未誠。信任之未篤。愚臣妄謂陛下亦有過焉。何則。嘉祐之定國本。任其責者。韓琦也。今陛下以為家事。而獨謀於左右之嬖御。元祐之擇臺諫。預其議者。司馬光也。今陛下懲創太過。而專決於寵幸之佞臣。伸國法以繩橫恣。廟堂責也。卒壓於威命。而中輟。內降以抑僥倖。宰相之事也。竟屈於宣諭。而奉行。彼居其位而不得行其道。方赧然以肩其所愧。又安能展布四體。以志伊尹周公之事業哉。臣願陛下推誠以待之。虛心以任之。毋以小謀大。毋以內圖外。而使大臣得以粗備其志焉。如此。而獨職分之不盡。心志之不同。以負任使。則天下之責固將歸之。而不貸矣。臣出位有言。無所逃罪。惟陛下幸赦。

赦。

斯得又奏曰。臣頃者蒙恩。共貳禮閣。每惟此官。蓋古宗伯之屬。以佐掌邦禮為務。職分所繫。至為不輕。故常日夜深思。欲於簠簋俎豆升降周旋之外。求為有補於國家之大政者。而得其說。敢為陛下陳之。夫禮者何也。天之經。地之義。君人之大柄。天下之大閑。而禹湯文武成王周公之所謹以守其國者也。故三代盛時。紀綱森嚴。法制明備。尊卑有分。貴賤有別。車服物采。各有等衰。天下之人。日由乎規矩繩墨之中。而不敢踰越。以故民志一定。禍亂不生。憑藉維持。至於數百年之久。用此道也。周室既衰。禮制大壞。秦漢繼之。掃滅無餘。末流之弊。習俗薄惡。民人抵冒。諸侯驕橫。而漢法不得行。外戚頡頏。而大臣不得制。宦寺放紛。而朝廷不得治。漢之宗社。遂以陵夷。此實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以發憤慨歎而孜孜於述舊禮明王制以救之也。

我國家承五季衰亂之餘。知天下之禍。原於禮制不立。故創業之初。立經陳紀。為萬世法。先儒程頤論歷代之禮。獨以為本朝大綱甚正。而司馬先亦以為大宋受命。太祖太宗能立禮之大節。是以百年之間。教化興行。臣民軌道。凡漢氏蕃臣閹戚壞國喪家之事。一皆無之。制度紀綱如此。聖子神孫。世世持循。而弗失可也。然臣觀自頃以來。祖宗典則之舊。浸以隳廢。壞法亂紀之風。漸不可制。竊為陛下憂之。宮邸無故而妄求進秩。不問也。嬖寵恃恩而豪奪人田。不問也。戚畹葬埋過於侈恣。以溷有司。不問也。宦寺怙勢。頤指氣使。駕使者而傾之。不問也。而宗藩之橫。則又甚焉。有縱恣與臺囊橐巨盜。而邀求內批。以免死者矣。有嗾使僧卒伐人事木。而竊藉官吏以求勝者矣。凡此數端。奸禮犯義。在崇觀政宣之間。固不以為恠。而隆興乾淳之世。則未必有也。陛下其可恬然視之。而畧不加警乎。且上之人既已

決隄壅防。而聽其所趨矣。而臺諫侍從。給舍之臣。復無一人敢逆過其橫流。至於都司少有抵牾。則加以無君之罪。不旋踵而逐去。其於聖德。能不虧損乎。恃恩犯法之徒。能不踴躍而攘臂乎。政和間。諫官黃葆先上疏。請裁抑省吏。朝廷方為施行。忽降御筆手詔。示於豐亨豫大之時。為五季衰亂裁損之計。詔下葆先。移符寶郎。堂後官。餼錢入寶籙宮。作千道齋。以報上恩。自後省吏之橫。不可復制。臣謂今日事雖不同。而紀綱陵遲。豪猾得氣。無以大異。政刑俱失。遠迹效尤。無恠乎民。擬於致攘。吏肆於豪奪。而略無忌憚也。臣願陛下思聖人為國以禮之訓。而致行之。法三代之所以得。監秦漢之所以失。力守祖宗之法度。痛抑親昵之私情。毋使憑藉扶持之地。日縱尋斧。以至於衰亂而不可反。宗社之憂。其猶可及救乎。臣以禮為職。言之及此。不識忌諱。惟陛下惡其狂僭。

黃應龍對策曰。臣聞。天下固有將治之時。人主當堅必治之志。時也者。天運之已至。時勢之可為。而不容必者也。志也者。心君之所主。治道之從出。而當先定者也。志至而時未應。尤當立此志。以俟夫機之乘。時至而志莫符。將恐怛惕一生。天下無可為之事矣。是以聖人出而新一世之宇宙。幹萬化之綱維。圖治必有定謀。致治必有定力。酌酢事物。果中肯綮。則不變其初心。恢張政理。既得要領。則堅持其初意。不以議論紛紜而牽制。不以效驗悠邈而動搖。雖處世道艱棘之衝。而此志常明。雖當國勢搶攘之會。而此志常銳。矧乘時勢之將治。當應事機而亟圖。正宜立靠實之規模。為就實之事業。振士氣而羞其行。飾吏治而責其成。外治必嚴。邦計必裕。經理地利之策。蘇救民瘼之方。莫不因時可為。隨時有立。堅吾志而力行之。天下事可以徐就。吾之條理矣。儻圖授之不審。或始銳而終隳。把握之不牢。每暫作

而還擊。則景象方回。事功愈邈。况欲自登而平。以階萬方於太平也哉。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縱。聖敬日躋。臨位以來。十有八載。閱歷多而世故熟。涵養至而天君清。以時考之。適符古人再登之候。以理揆之。正開世道久鬱之機。政化更新。有其時矣。方且崇化尊道。程能授官。嘆邊圉之尚虛。念國力之猶耗。條戰守之備。明歛散之權。不可謂無其志也。猶登進臣等於庭。而策之以當今之務。顧臣至愚。曷稱明旨。切謂時難得而易失。志當立而不移。昔武帝策士大庭。欲聞至論之極。上嘉古治。欲致諸福之祥。有臣仲舒以高明在加意告之。然臣考其武功爵之置。乃帝即位之十八年也。若操持尚謬。然帝之志不以是而衰。而終遂雄材之略者。唐太宗夜讀周禮。欲追古制之隆。夙興聽理。將輩虞朝之盛。有臣彥博以頤如貞觀初。啟之。然攷其遼東之行。太宗在位之十八年也。若喜功未忘。而太宗之志不以是而翹。



卒成致太平之功。方今事體固不可以漢唐比。時雖相似。志甚不侔。危證稍解。而病之脉猶存。否道已傾。而泰之基猶淺。所宜奮發深厲。振沉激昂。大勢粗回者。使日進而日新。大體僅定者。俾愈久而愈固。則柔此將治之時。可以為必治之世矣。書曰。時哉不可失。正謂是也。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惟天惟祖宗。全付有家。朕思日孜孜。無墜天之降寶命。以無羞祖宗之洪烈休德。臣有以見陛下不以時之已至而忘上天眷佑之意。列聖付托之隆也。臣聞消厄運於艱棘者。若非人力之強為。振事勢於因循者。由君心之先定。上天生時者也。祖宗啓陛下以此時者也。時之未至。此志果立。尚可轉弱而為強。時之已至此。志不立。未免墮強而為弱。臣不敢遠考。請以藝祖皇帝之事明之。五季不綱。亂離斯瘼。方將跨九垓。以為爐矣。藝祖出而汛掃之。渙屯夷蒙。收拾破碎之天下。曾不數載。六合為一。何成功之速。

於觀其訪大臣於風雪之夜。立志如此其勤也。收兵權於盃酒之間。用志如此其果也。士卒苟犯吾法。惟有劓耳。藩侯不為撫養。斷不容之。行其志如此其決也。用能為我宋開億萬年之丕址。豈偶然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當世開太平。惟我藝祖皇帝為無愧於斯言。皆此志之聖為之地也。陛下果能以藝祖之法。則念皇穹所降之寶命。則當惕然自勉。曰。時方助順。予弗能愛。此力以近續天休。寧不上真皇天之眷佑乎。念寧王所遺之寶龜。則必凜然自愧。曰。時尚可為。予而不能事事。何以見宗廟。寧不負祖宗之付托乎。朝省夕惟。念念不著。卓然而警。悟生。躍然而精神奮。則陛下之所以策臣者。斷可致有用之實效。而臣之所獻言者。亦不墮於空談矣。臣伏讀聖策曰。因惟隆古盛時。三載有考績之程。三考有黜陟之法。蓋九歲而進業。曰登。又九歲而再登。曰平。由是三登而太平。則王德流洽。禮樂用

成朕自臨御以來。今十有八年。蓋再登曰平之侯。而觀時撫運圖事。揆策未有致平之階。今策茂異。莫聞康濟大器。輔于治。肆垂聽而問焉。臣有以見陛下當可為之時。而慨然有志於古者登平之治也。臣聞古之為治者。不患治之難成。而患時之未順。不患時之未至。而患志之弗立。虞度惟無怠無荒。而有惟熙之志。故三考黜陟。遂以致雍熙之和。成周惟無逸無滯。而有功崇之志。故王德流洽。迄以濟盈成之盛。後世之君。臥薪之志先定。故二十年生聚教訓。可以沼仇人之國。若復讎之志不立。雖四十九年之久。而西周之美。竟莫克尋。陛下心事固落落於十八年之前。而往者不可追。來者當亟圖。今雖未有再登之實。而致平不可謂之無其階矣。在大者雖非有五風十雨之和。而祝融收威。象緯循軌。不至於前日之六八異運來也。在地者雖未有六府三事先治。而海若奉職。鯨波復常。不至如前日之潰決四

出也。在人者雖非有煙火萬里之樂。而造塵少息。道殫稍希。不至如前日之枕藉可憐也。此正上天開陛下以自治之歲月。而祖宗遺陛下以大有為之機會也。曩者一國三公。專權渙散。今宰衡獨運。搜舉憲章。意外僥倖。時有裁抑。是已有志於守法度矣。既曰守矣。則當執此之政。堅如金石。曩者威福潛移。賞罰無章。今則投去回邪。登崇耆俊。或用或舍。稍加甄別。是已有志於公賞罰矣。既曰公矣。則當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曩者政令多私。朝行夕改。今則上下相與檢察稽違。詔令所頒。期於遵守。是已有志於信號令矣。既曰信矣。則當行此之令。信如四時。由是而粹美士風。由是而淬磨吏習。警遠虞而裕國計。講屯田而備荒政。件件算理事。事事作新。不啻試於苟且之詩。雖覆却萬變。交乎其前。而堅苦刻厲。又益自信。勇往直前。無所疑礙。如射者之期於必中。如奕者之期於必勝。意所欲為。何不可者。昔者堯祖皇帝嘗

大開宮門。聖訓有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見之。陛下果能充養  
祖此意而明白洞達。公平廣大。力而行之。則康濟天略。自有陛下之  
家法在。而禮樂用成之治。可以駸駸等而上之矣。臣伏讀聖策曰。漢  
武尊經而黜百家。顯宗臨雍而拜三老。是正學所當崇。朕躬教立道  
庶幾。士知嚮方。然雋慧者。勦說以飾智。辨捷者。浮道以譁衆。將何以  
使之羞其行。臣有以見陛下因士知所向之時。而有意於新士習矣。  
然臣切以為士習之不美。非詔之所能移。而特患夫在上者。表厲  
之未至。有如三俊克即。則見德之夫不期而自式。三后選用。則利口  
之習。雖靡而可移。遠武之罷黜。百家雖有統一聖真之功。而平時以  
跡弛取人。則何。惟乎自鬻之千數。永平之正座。自講。雖有觀聽園橋  
之盛。而異日之名節相尚。則實激於桐江之一絲。世之從行不從言  
尚矣。願今士習何如哉。師道不立。而鄉無善俗。蒙養弗端。而世乏良

才。沒身於場屋。一技者。剽切詞章。而不究本原。疾鞭於功名之途者。  
專騰口說。而弗盡調理義。平居而論。視富貴於浮雲。退省其私。有攫金  
於白晝。道義安在。廉耻缺然。昔我藝祖。當皇業初基。日不暇給。而即  
位之月。款謁先主。繪先賢先儒之像。儒道復振。實自此始。陛下隆師  
重道。適遵先猷。適日於祇謁原廟之次。舉行鉅典。頌九聖四賢之贊。  
以明道統。旌先儒從祀之禮。而黜異端。群士嚮風。四方易聽。臣願陛  
下於用人之際。尤加崇正大之實學。而又清心寡欲。以表倡於其上。  
則又何飾智譎乘者之足慮哉。臣伏讀聖策曰。漢宣綜核。吏能咸精。  
有唐中興。實才是用。是吏治所當責。朕程能授官。庶事知嚴。事然刻  
峭者。深文巧詆。叨憤者。致期視成。將何以使之平其政。臣有以見陛  
下當吏道多端之時。而有意於飾吏治矣。臣竊以為吏治之未備。非  
督責之所能化。而惟患夫在上者。賞罰之未公。有如三載考績之法。

明。則後之言備文之效者。稱堯舜。第一治行之表見。則世之稱備文之實者。歸孝文。惟其名實之必核。此神爵所以有民安其業之風。其實才之是用。其開元所以有治致中興之美。上有實政。則下有實吏。又矣。厥今吏治何如哉。布宣德澤者不一二。而貪黷者常獲。遵奉詔條者不多見。而欺謾具文者固悛心。勇於辦事者既並。緣以遂其自便之私。期於寡過者。又懦弱而恣其奸胥之欲。蒼鷹之毒。尋鼠之歛。繁囊素。雖豐。根本殊竭。昔我藝祖。當洪基肇造。庶事草創。而愛民一念。首關至慮。縣令坐贓。除名為民。此懲賊吏。初指揮也。自是廉潔風行於天下。陛下施政行令。動守戒憲。往者亦嘗重賊吏之罰矣。然或謂監司之按發。臺臣之劾奏。固間見施行。而貪緣牽復者未聞其必罰。培克而羸者。不聞其盡斥。臣願陛下大明黜陟於程能之際。不徒求其敏。其集事。而必欲其毋蠹吾民。治行顯著者。則增秩。

金。以久其任。罪狀明白者。則褫爵削籍。以警其餘。尚何峭刻叨憤者之足憂哉。臣伏讀聖策曰。符秦侮晉。投鞭斷流。司馬吞吳。造舟流楫。是邊防所當飾。朕聖邊設候。將以備不虞。然溝封未繕。虜有覲心。伍乘未修。士寡鬪志。其何以固吾國。陛下之言及此。豈非當邊塵之少息。而有申傲國人之志乎。臣聞今日邊備。有不可以前日論也。向者戎性悍暑。惟防秋冬。近年虜駐河南關隴之間。往來倏忽。是無一日而不當備也。向者哨騎窺覷。惟在淮甸。近年蜀虜來。多出開達施黔。蹊錯雜。是無一處不當備也。幸去冬以來。羽書希警。或謂虜厄於旱蝗。或謂以假訐於內變。理誠有此。事豈信然。上天有福華之心。與吾自治之暇。若一月之暇。當為一月之工夫。有一歲之暇。當辦一歲之備具。然臣不知邊烽徹候。幾時矣。邊頭擺布阻險塞衝。能常如對壘時否。督府器司再歲矣。朝中措置。能常如開府時否也。

藩籬門戶。豈不知有捷徑之衝。未聞控扼有何策。水舟陸步。豈不知缺  
守把之虞。未聞措辦何方。朝廷責之列閫。帥閫責之偏裨。此曰作急  
施行。彼曰晝時。遵稟。豈廟筭之難測。抑兵計之尚神。第恐風塵一驚。  
未免倉皇四顧。惟是腹心之隱疾。莫如將惰而兵驕。恭聞建隆初。將  
士有不用命者。悉置極典。此始嚴驕兵之法也。臣願陛下率藝祖之  
志而行之。念金甌之屢缺。不容再錯。慮玉帳之乏才。所當預謀。謹周  
人網戶之防。存光武包桑之戒。紀律必嚴。不可因咽而廢食。斥狼必  
謹。不容視蔭以媮安。革敵去而舞之心。為冰合復來之備。側聞近者  
廷紳抗疏。謂詐虜姦謀。叵測。聚衆河洛。終為捨麥之謀。備粟近邊。為  
誘流民之計。若如所論。良可深憂。然則欲固邊備。非堅自治之志。則  
不可。臣伏讀聖策曰。漢增錢幣以給軍費。唐權茶鹽以濟中央。是邦  
計所當裕。朕理財正辭。將以佐經用。然權禁日密。國課無裨。楮法歲

更。民聽滋惑。其何以阜吾財。陛下之言及此。豈非當事勢差定。而有  
阜通九府之志乎。臣聞今日財用。又非可以平時言也。昔人謂江淮  
財用可濟中興。而比年以來。沃饒之地。半成淪弃。所取辦者。僅東南  
之一隅。自昔立國。東南者。克給於摘山煮海之利。比年以來。經濟之  
才。法多變易。蠹弊不勝其百出。亦未有歲養五六十萬兵。而事力不  
屈。未有歲糶米五百萬斛。而民力可供。未有歲出十四五千萬楮。而  
國力可繼者。論財計於今日。是誠築底之時。然理財正辭。生必有道。  
若徒以威劫力制而求足。是謂挺刃之政。豈謂本源之知。曾不念夫  
廩廩乃怨之聚。幣嚴乃橫之府。蜀居兵荒之後。而有劫糶撥糶截糶  
之苦。吳居旱澇之餘。而有敷糶勸糶奏糶之憂。茶鹽之新鈔老鈔。貼  
換無常。楮幣之新界舊界。變更無定。臣不知陛下所謂正辭而禁民  
為非曰義者。果何如也。痛籌經畫之無方。尚有節用之一說。共惟建

隆初。用度最爲簡約。宮中雖一物猶不妄用。聖訓且謂一縑欲易一胡人首。又養之不過三十萬。而南征北伐無不如意。所當者破。所擊者敗。臣願陛下克藝祖之志而推之。節之又節。雖苦節而何傷。爲所當爲。勿泛爲一而無益。循孔氏爲疾用紆之訓。懷衛文布衣帛冠之圖。側聞迓者。廷紳進言。猶謂根本撥而爲太平之粉飾。財用乏而襲豐亨之調度。事力微而興不急之土木。蠹弊甚而濫當尼之私恩。若如所陳。未知遠筭。然則欲贍邦計。非嚴自節之志。尤不可。臣伏讀聖策。曰。晉開汝穎。齊墾芍陂。耕屯之效可覆也。朕畫地授田。將爲戰守之備。然遠耕則資盜糧。近墾則奪民產。其何以爲經理之方。臣有以見陛下念邊戍之未易撤。而圖爲經久之規也。夫田不井授。國有兵費。糧以漕運。士不宿飽。今淮堧沃壤。常白而茅黃。荆襄腴田。孤隲而歌舞。亟講屯田之制。是誠足用之方。然築室道謀。欲書掣肘。立論不堅。

或以浮議而易沮。設心不廣。或憚少費而遽休。不曰官兵不可服田。則曰民戶不敢復業。臣謂欲興屯田之利。先備屯田之害。近逼兵爭之境。須爲收刈之防。首以遠屯。藝之早稻。黍稷夏而已熟。粟雖秋而無恐。其多斥堠。護以遊兵。既有主謀。尤須久任。如我藝祖之任郭進。在山西更十餘年。陛下肆頒明命。使沿江諸閭。繫措置。必有端緒。可績。勿爲歲月淺圖。分孔明以渭上之師。主克國以金城之畧。決期後効。勿廢前功。則晉之汝穎。齊之芍陂。又安足專美於前代。臣伏讀聖策。曰。漢立常平。隋置義倉。荒政之制可舉也。朕分道置使。爲歛散之用。然僞指困倉。以肆欺。不求芻牧。而立視。其何以爲詔。移。臣有以見陛下念民生之不易保。而欲爲凶荒之防也。夫芻牧分。各悉民是粒。湯民無瘠。備具爲先。今之所謂常平義倉。特有其名。括糶勸分。實司其命。郡多過糶之禁。吏無安富之心。使以安撫爲號。者撻節而宵。

征。官以常平為名者。移文而曉揭。飽鮮自若。形鵠何知。或行務留之。令而以販鬻為資。或嚴過界之法。而坐視鄰國為壑。秦飢孔孟。音閉方安。此曲防之禁。不可以不除也。以至未寬糶戶之憂。先重富家之擾。借以上命。不無勅認之行移。咸以重權。復迫難供之數目。不計稅之在亡。而計田之多寡。不問室之虛實。而惟戶之高下。有稱貸而益者。或鬻產以從之。祀國未肥。魯人先瘠。此覈實之政。不可以不審也。若此侵欺。當先禁戢。如我藝祖初立法。令應商稅。毋得割取苛留。此薄稅歛初指揮也。自是寬卹之政。達於天下。陛下鄧卹民隱。玉食弗飽。措置流移。屢頒詔旨。而救荒舊制。尤切舉行。乃有偽指困倉。以肆欺。不求芻牧而立視。此之不戢。方羨慕於漢之常平。隋之義倉。安能以頌章吏奸哉。臣伏讀聖策曰。凡是六者。在今實為要務。朕不敏。明未能究悉。今天下事勢。極矣。規模施設。必如藝祖之塵。基高宗之中

興。乃克有濟。然建隆創業。未數載而底定。炎興再造。必持久而後成。伊欲遠法藝祖。則深弊積媮。若非可以頓革。近法高宗。則扶顛持危。又非可以緩圖。施之于今。將何道而可。臣又有以見陛下既加意於時務之要。而又欲因再登曰平之候。而追配夫創業中興之盛也。藝祖之事。臣已略陳其梗槩於前矣。乃若炎興恢復之志。臣安敢略。蓋藝祖皇帝以金戈鐵馬。取天下。若高宗皇帝以麥飯豆粥。收天下。其規模雖若大殊。而志嚮未始不一。於今度之。當時以綴旂一縷之人。心而較之。坐奄東南半壁之基者。孰難而孰易。狡虜以回山倒海之奸謀。而比之近日。遠夷專事殺戮之慘者。孰智而孰拙。陛下處此。將不櫛風沐雨而收天下乎。我高宗能奮身緝理。極力支撐。立國冰泮之上。總覽群策。延納英豪。屢挫勍敵之鋒。再造中天之業。蓋有由也。聖訓嘗曰。當乘此時。大作規模。又因虜退。戒飭諸將。不可弛備。當為

再至之防。恢復一念。既見於翰墨。將神之間。警省守誠。勿替於官。關  
靜坐之頃。此其自立之志。為何如哉。既而兼取創業與復之規。而身  
任其責者。又有孝宗焉。聖訓有言。規恢遠畧。固不在初。煩文末節。豈  
未暇問。又謂朕此心於天下。一日定行。一兩遭。今考其淳熙六年。即  
位之十八年也。嘗曰。賞罰自是。欲當朕守此甚久。故以言其士習。則  
謂淳熙非偉厚之器。詭激無平正之用。夫取既當。則何士習之不新。  
以言其吏治。則命官犯贓者。決配舉主。不自劾者。貶秩。典憲既嚴。則  
吏治何不飭。因准西奏。諸將分定關隘。則以為兵不可太分。須屯大  
兵於要害之地。則邊備何不修。封樁庫錢。毫髮不妄用。宮中浮費。必  
加痛節。則財力何不裕。詔達康都。統謂屯田。內有止費之利。外有守  
禦之備。卿宜計度。詳悉以聞。則屯田無不可行。今浙江熟處。糶米。均  
撥不熟軍州。以備賑糶。則流政安有不舉。陛下而欲六者之務。無不

振舉必行。又當以孝宗皇帝為法。臣區區之愚。盡在是矣。惟願陛下  
守之以堅。行之以果。則何患乎積媮深弊之難革。扶顛持危之未易  
以緩圖矣。而陛下又終策之曰。予大夫其博經誼。通正言。專任執事。  
朕特親覽焉。臣又有以見陛下好問之誠。有加無已。臣嘗聞之張載  
曰。明善為本。固執之乃立。廣充之則大。又嘗聞之程顥曰。今將救千  
古深痼之弊。為生民長久之計。非極聽覽之明。盡邪正之辨。致一而  
不二。其能勝之乎。蓋亦謂人君立心。要當如是。而臣畎畝孤忠。幸造  
闕庭。懷不能已。敢展盡底蘊。以為陛下獻。一曰。正朝綱。以破天下之  
疑。夫自古國家之興。非一端。而其興也。必由政權之有所主。自古國  
家之亂。非一證。而其亂也。莫大於政權之有所分。人主當以天下為  
一家。而以家治天下。先賢皆謂三代而下。惟本朝家法最正。昔之以  
真近。撓亂權綱。莫甚於漢。以宦者濁亂天下。莫甚於唐。國朝列聖相



承深監前弊。君臣問對。內官不許與聞。外間文字。侍省不得進受。咸  
呈預政事有禁。外家通賓客有禁。陛下聰明天縱。獨運乾綱。恪守家  
法。斷無漢唐之失。然臣來自山林。聞諸道路。間謂許史私恩。頗諱物  
論。南陽近屬。類玷清華。侍門沒開。鼠穴難窒。天下無其有外戚之形。  
羽衣之黠。間通官闕。闈入之禁。為之少弛。貂璫之禁。郵予過厚。結舍  
雖嘗肢繳。其徒實繁。天下疑有宦寺女謁之形。以陛下之美。果此輩  
何足容其奸。人言如此。亦可畏哉。臣願陛下勇於自治。剛以制欲。率  
履公平正大之道。盡滌曖昧疑似之私。使體統一而朝廷尊。紀綱正  
而天下定。臣所謂破天下之疑者此也。二曰。春天心以慰天下之望。  
我朝受祖宗三百年無疆惟休之天命。基岱嶽而派洪河。卜世卜年  
未艾也。而全付予有家于陛下。天之屬望厚矣。試以累年之天變參  
之。明堂電而誕夕雷。震躬之懼當省也。鬱攸煽而王畿災。焦土之炬

可憐也。夏陽沴而秋雨滂。築威之害可弔也。鄭火復作。魯雹繼聞。齊  
彗方穰。漢虹復見。災異接迹。遠近寒心。太白失次。至形李壽之憂。坤  
載不寧。又勤谷永之奏。此天欲扶持全安者為何如。而陛下之所以  
祇承奉若者又何如。乃自新元以來。麥秋小稔。雨暘若時。天下莫不  
欣欣然曰。此陛下化紘更張之後。君德有加之所致也。顯然翹首願  
見太平。臣願陛下正當力行好事之時。日勉一日。雖休勿休。敬大有  
圖。不但觀覽於內殿。而必常省於心中之圖。克己者百銘。不但警省於  
翰墨。而必常刻於心中之銘。以不愧屋漏為無忝。以存心養性為匪  
懈。則不惟有以欽若上天之意。而亦有以恭順列聖在天之靈。不惟  
有以慰民望之深。而亦有以衍社稷億載無窮之德。此臣所謂慰天  
下之望者此也。臣奮身草茅。不識忌諱。惟知有事君無隱之大義。而  
不計其言之狂瞽。惟陛下裁故而施行之。天下幸甚。

侍左郎官徐元杰上奏曰。臣空疎末學。塵滓班行。謬蒙經筵講說之員。無補聖學緝熙之益。戴恩天之涵覆。溘卿月之濛。惟。惟有動息凌兢。聖苦刻厲。凡可以勉竭愚衷。仰裨聖德者。臣之職分。然也。臣竊惟天下有至難之事。知之而能有為。則難者易。天下有至易之事。忽之而不勉為。則易者難。陛下心契兩儀。道包萬有。其圖事密而識認親。其應事周而發用審。舉天下莫不服陛下之知。其進退大臣。也有禮。其待遇群臣。也有恩。舉天下莫不服陛下之仁。其除奸也。拔揆而決去。其進賢也。拔茹而彙征。舉天下莫不服陛下之勇。陰凝方翳。而天日開明。陽和一舒。而萬物吐氣。弊之積者。作而新。玩之久而振。而起。昭回宸翰。布告昕庭。中外警雷霆之聲。運量合乾坤之造。是陛下居得致之位。而又有能致之資。古今之所謂難能者。皆陛下之所易。不惟人心順說之。天意亦和應響答矣。不惟畿甸歌舞之。四方萬里亦

相賀矣。不惟三衙禁旅歡樂之。而邊方將帥士卒。亦莫不舉手加額矣。臣日夜感嘆。以為此真千載一時之會。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然臣之所喜今日也。臣之所慮亦今日也。夫人心虛靈。孰不具衆理而應萬事。而所具者。易以湮汨。所應者。易以差舛。何也。蓋事理莫不有當然之極致。當然而然。無往而不契。天下之心。不當然而然。毫釐之差。千里以謬。所關於家國天下之事。其弊可勝揀哉。是以大學之道。其本在明明德。其用在新民。其極在各止於至善。不可以不察也。夫以前乎十年。陛下非不銳然英明。厲精聽斷也。非不奮然作新與民更始也。然明德新民之事。俱未能各知其所止。是以定靜安慮之工夫。未幾而間斷。所謂慮而能得之效。竟流於儒者之空言。是豈大學之教。無益於人之家國天下哉。抑亦始初清明之見。本末先後始終之不審。而知及仁守勇以行之者。有未切實爾。昔傳說之告高宗曰。知

之非艱行之惟艱必終之曰王忱不艱夫人主患不忱爾不忱則就其便安舒肆者轉移之善念必至於間斷外邪客氣皆得以乘之而失位觀望之徒方將竊間抵巇幸其寡謀而鮮成覲其敵不來而欲舞也此忱一悠久定靜安慮只在陛下方寸間蓋至要至切至近至易之地是為長者折枝之類非若回世道於紀綱紊弛之後之為難也夫惟忽之以為易不勉其所難自沮於其難不反求其所易此中材庸主之通患而英君詎辟所以憤然常自警省也陛下撫政琴當調之候而不露解張之迹此大學定靜安慮而後能得之旨也然而天下之事當其疑似之未決舉世同以為憂及其果斷之已定識者獨以為聖慮之方勞也今議者類曰國家以火德壬天下丙午陽九之會適在目前韃虜悍悍自速滅亡安保其無他寇之崛興鹽楮壅遏尤難踈通或者方料儒生之多庸此不特舉世憂之而愚臣亦憂

之然事關國脉當究病源其用藥也有方其察證也有訣是以明主銷未形之患為不見之圖悲感於歡愉之時憂勤於燕息之頃謂荒怠易肆則儆戒無虞而不敢忽謂耽樂易從則寅畏自度而不敢寧惠吉逆凶凜凜乎世數或然之變識微見遠汲汲乎人事可恃之求自古君臣以脩德為福至之基而明良賡歌必曰救天之命惟時惟幾也矧今登庸耆碩左右弼丞期之以周召之夾輔勉之以丙魏之同心合之以房杜善謀而能斷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繩愆糾繆而格其非心自是而金玉聖躬清明純一常如對越在天之時自是而夙夜畏威陟降左右常持祈天永命之敬故朝廷必正實係於心術之微風化由基實在乎宮庭之邃使不有關雎麟趾之意則雖有周官之法度皆故事皆具文也表裏切實之工夫鮮有不墮於自欺之萌而終淪於私小之間斷也何以言之蓋天下之事變無窮及主之志

慮易惑。圖治不可太銳。責效不可太早。視聽不可以不一。取舍不可以不明。情分之牽制者。不可以不勇決。嫌疑之間隔者。不可以不盡祛。國是之出於公共者。不可以不力維。體統之在所當正者。不可以不申辨。以任賢使能為中興之基。則不可不合才德而廣搜揚。以賞功罰罪為微權之寓。則不可不守信必而不勸懲。知君子小人消長之不常也。處泰道包荒朋亡之日。又不可不為城復于隍之慮。夫如是。則所謂理內御外。是國裕民之政。必將日新又新。與明德而俱融。陛下與大臣謀之。固已靜定安慮。默得夫鼓舞變通之道。必不至輕於變更而蹈往轍之失。易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此之謂也。昔先朝范鎮有言曰。欲備契丹。莫若寬天下之民。至論浮費之節。則曰請自宮掖始。今日君臣上下。無不即而推行之。將見元氣內實。精神外充。本朝尊強遐衝坐折。况乎財賦淵藪。重在魚鹽。今之江淮。即古之江

淮也。隨材器使。經理以人。作而興之。惟意氣爾。大學曰。生財有大道。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又援楚書之辭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為人上者。誠能好仁而惡不仁。奉善以為不能者之勸。則天下國家之事。自然徐就。吾之條理矣。臣蚤夜念此。輒於講讀之次。諄坦條陳。終始以定靜安慮為奏。蓋深信聖賢之書。如桑麻穀粟之不可廢。惟陛下與大臣深思而亟圖之。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兼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王煥疏奏。頒詔大臣相與憂亂而思治。懼危而圖安。哀恫警省。修德行政。摧抑群陰之氣。談保護微陽之根本。批札畢社於私。議官賞宏。闢於正路。使內治明如天日。外治動如風霆。則精神運動。陽景昭蘇。世道昌明。物情熙洽。上以延續天命。於謹告之餘。下以固結人心。於解紐之際。其孰能禦之。徐僑遷太常少卿。趣入覲。手疏數千言。皆感憤剴切。上劇主闕。下逮

群臣分別黑白無所回隱帝數慰諭之。願見其衣履垢敝。愀然謂曰。卿可謂清貧。僑對曰。臣不貧。陛下乃貧耳。帝曰。朕何為貧。僑曰。陛下國本未建。疆宇日蹙。權幸用事。將帥非才。旱蝗相仍。盜賊並起。經用無藝。帑藏空虛。民困於橫歛。軍怨於括克。群臣養交而天子孤立。國勢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貧。陛下乃貧耳。

劉克莊上奏曰。臣聞易曰。窮則變。變者猶醫家汗下之劑。不得已而用。不可以屢試也。竇紹壞證極矣。陛下慨然改號端平。一變之功。俾於元祐。不幸金賊鞭輿適丁是時。外患之來。勢如風雨。謂宜堅初志。修內治以待之。執事者方咎用賢之無益。疑更化之致寇。再變而為嘉熙。三變而為淳祐。皆求以愈於端平也。然而卒不能有所愈也。於是四變而為乙巳。五變而為丁未。其間豈無賢摯。率不能久。局面隨之而變。此如沉痾之人。屢汗屢下之餘。難乎其處方矣。夫至易相而

圖任靡終。數更化而規模不立。此所以每變而愈下歟。惟丁未轉局則異於是。以端平之舊相。修復端平之政事。收拾端平之人才。致太平而起頌聲。宜無難者。而時異事殊。不可槩論。諸老疹瘁。宿望一空。名臣欲盡。來者誰繼。經費敏系浩大。司農不能給。未免講求生財之說。人才衰少。見大夫無可使。未免參用喜事之人。諸公貴人。志得意滿。既取其美官。又全美名而去。一二自好之士。方且栖遲。偃仰。弓旌難遣。翔而未集。使當饋有乏才之歎。翹館無可延之賢。或者見其如此。遂曰。陛下與大臣改端平之政矣。甚者以為改端平之心矣。自古政事不能無弊。端平之失。在於施行。銳周防疎。除權驟而已。然則以今之審矯昔之鏡。以今之密。矯昔之疎。以今之久。矯昔之驟。因時酌宜。扶偏揀失。不得不然。端平之政。或可改也。若夫召故老。起諸賢。抑世卿。杜近習。塞副封。開言路。絀賊吏。減斛面。數大節目。皆陛下與大臣

端平之初心。天命之眷顧。國祚之靈長。人心之親附。繫焉。自始至今。孰敢議其非者。斷斷乎不可改已。臣在田里。見元會所下除書。作而曰。謂陛下與大臣改端平之心者。誣也。臣聞仁宗以恭儉安靜為治體。終其身而不變。孝宗以剛明果斷為治體。亦終其身而不變。中間雖有小因革。要皆不失其初心。故嘉祐淳熙之盛。為本朝冠。臣敢誦二祖之治。為陛下獻。昔富弼再相。上謂歐陽脩曰。弼頃為人所讒。今必顧慮。不若堅守初志。臣敢誦富弼之事。為大臣勉。詩云。實莫助之。臣不勝卷卷。

知安慶府黃幹擬應詔封事曰。臣竊以為天下之患。非有形之易見者。為可憂。而無形之難知者。尤可慮。自蒞臣擅權竊弄兵柄。搔動南北之生靈。使之肝膽塗地。不知其幾千萬。遂使怨毒之氣。上下相干。陰陽旱蝗相因。流殍滿野。此誠非常之變。有形之可見者也。雖三尺

童子皆知以為深憂。自天誅顯行。茲臣就戮。諸賢彙進。公道復升。薄

海內外。延頸以觀太平。而歷觀州縣之事。蓋有凜然若不能一朝居者。是豈好為異論以驚世駭俗哉。蓋嘗竊謂今天下無一事之不弊。無一民之得所。一郡之大。以言乎兵則不強。以言乎財則不裕。以言乎城堡則不修。以言乎器械則不備。以言乎風俗則喜事而囂訟。以言乎官吏則誕謾而具文。此臣所謂無一事之不弊者。是也。雖今之氓。負陰抱陽。君以為天國以為本。聽其自善自惡。自貧自富。自安自危。而漠然不以為意。今貪吏害之。酷吏害之。黥胥又害之。弓手土兵之追逮者又害之。兼并豪戶之徒又害之。凜然何以自立。而中產之家。卜室九破。小民則今日壞。而明日死之矣。此臣所謂無一民之得其所者。是也。蓋嘗深求其故。竊以今之天下。當極弊之勢。苟不速反而正之。則壞爛頽靡而不可收拾。前輩以謂視其容貌。無以異於常

人而倉公為鵠所望而走者也。然則今之天下當何如。管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夫禮義廉恥行於士大夫之間。而足以維國。祚於長久者何也。使士大夫知禮義。知廉恥。則必知君之當尊。民之當愛。祿之不可苟食。而職之不可苟廢也。今也不然。士大夫之處心者。不復知有君。不復知有民。知有細書疊幅華言麗語。以取知而已。知有擊蹠曲拳卑詞下氣。取容而已。知有苞苴賄賂。請託奔競以求進而已。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三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四

治道

宋理宗時。丁大全擅國柄。以言為諱。尚左郎官兼右司諫陳宗禮。陛對言。願為宗社大計。毋但為倉廩府庫之小計。願得天下四海之心。毋但得左右便嬖戚畹之心。願寄腹心於忠良。毋但寄耳目於卑近。願四通八達以來正人。毋但旁蹊曲徑引貪濁。

右司郎中趙必愿上疏言。陛下英明密運。斷出於獨。固欲一切轉移之。然而大權若在我。或者猶有下移之疑。衆正若已開。或者猶有旁徑之疑。策免二相。銷天變也。去者固難以復留。留者恐終於引去。厘鼎席以待故老。疑者或意其未必來。而况在數千里之外。次補以任大政。疑者或意其不敢專。而况於不安其位。中書政之本也。今果何時。尚可含糊意向。以起天下之疑乎。親擢臺諫。開言路也。用之未久。

者。何為輕於易去。去之未幾。何為使之復來。召於外服者。不知果能用之而必堅。除自周行者。不知果能聽之而無諱乎。朝廷除授軍國賞罰。本至公也。今有姓名未達於廟堂而遷擢。忽由於中出。斥逐三衛。竟不指名罪狀。而人始得以疑陛下矣。一除目之盼。一號令之出。雖不必由於閣官。而人或疑於閣官。雖未必由於私謁。而人或疑於私謁。雖未必由於戚畹宗邸。而人或疑於戚畹宗邸。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非陛下所私有也。陛下雖有去赦之心。而動涉可疑之迹。陛下亦何樂於此。

監察御史洪咨夔上疏曰。臣歷考往古治亂之原。權歸人主。政出中書。天下未有不治。權不歸人主。則庶級一夷。綱常且不立。矣。政之問。政不出中書。則腹心無寄。必轉而他屬。矣。權之攬。此八政馭群臣。所以獨歸之手。而詔之者。必天官冢宰也。陛下親政以來。威福操柄。收

還掌握。揚廷出令。震撼海宇。天下始知有吾君。元首既明。股肱不容於自惰。撤副封。罷先行。坐政事堂以治事。天下始知有朝廷。此其大權大政亦略舉矣。然中書之敝端。其大者有四。一曰自用。二曰自專。三曰自私。四曰自固。願陛下於從容論道之頃。宣示臣言。俾大臣克初志而加定力。懲往轍而圖方來。以仰稱厲精更始之意。帝嘉納之。右丞相兼樞密使董槐言於帝曰。臣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謂害政者三。對曰。威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三矣。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肯混淆。賢不肯混淆。則姦衰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不平。三者弗去。政且廢。願自上除之。太學博士湯漢轉對言。太祖之天下壞其半者。蔡京王黼也。高宗之天下壞其半者。鄭清之也。又曰。苟有志焉。則其紀綱必先正。其根本



必先殫其藩籬必先固。夫然後心廣體胖。泮渙而優游。其樂無極矣。舍此不務而徒以九重之深。一笑之適。以為樂。樂極而思之。吾有朝廷而不能治也。吾有黎民而無與保之也。起視四境而外侮又至矣。雖有鄭衛之音。燕趙之色。建章之麗。瓊林之積。亦獨何樂哉。

文天祥對策曰。臣恭惟皇帝陛下。屢常之久。當泰之交。以二帝三王之道。會諸心。將三紀于此矣。臣等鼓舞於鳶飛魚躍之天。皆道體流行中之一物。不自意得旅進於陛下之庭。而陛下且嘉與之論道。道之不行也久矣。陛下之言及此。天地神人之福也。然臣所未解者。今日已當道久化成之時。道洽政治之候。而方歎焉有志動道遠之疑。豈望道而未之見耶。臣請泝太極動靜之根。推聖神功化之驗。就以聖問中不息一語為陛下勉。幸陛下試垂聽焉。臣聞天地與道同一不息。聖人之心與天地同一不息。上下四方之宇。往古來今之宙。其

間百千萬變之消息盈虛。百千萬事之轉移闔闢。何莫非道。所謂道者。一不息而已矣。道之隱於渾淪。藏於未瑀未琢之天。當是時。無極太極之體也。自太極分而陰陽。則陰陽不息。道亦不息。陰陽散而五行。則五行不息。道亦不息。自五行又散而為人心。之仁義禮智剛柔善惡。則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亨壞間生。生化化之不息。而道亦與之相為不息。然則道一不息。天地亦一不息。天地之不息。固道之不息者為之。聖人出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亦不過以一不息之心。克之。克之而脩身治人。此一不息也。克之而致知。以至齊家治國平天下。此一不息也。克之而自精神心術。以至於禮樂刑政。亦此一不息也。自有三墳五典以來。以至於太平六典之世。帝之所以帝王。皆自其一念之不息者始。秦漢以降。而道始離。非道之離也。知道者之鮮也。雖然。其間英君詎辟。

固有號為稍稍知道者矣。而又沮於行道之不力。知務德化矣。而不能不尼之以黃老。知施仁義矣。而不能不遇之以多欲。知四年行仁矣。而不能不畫之以近效。上下二三十年間。幸補過時。架漏度日。毋侏夫駁手。無以議為也。獨惟我朝式克至于今日休。陛下傳列聖之心。以會藝祖之心。會藝祖之心。以參帝王之心。參天地之心。三十三年間。臣知陛下不貳以二。不參以三。茫乎天運。窅爾神化。此心之天。混兮闢兮。其無窮也。然臨御浸久。持循浸熟。而算計見效。猶未有以大快聖心者。上而天變不能以盡。無下而民生不能以盡。遂。人才士習之未甚純。國計兵力之未甚充。以至盜賊之警。所以貽宵旰之憂者。尤所不免。然則行道者。信無驗也耶。臣則以為道非無驗之物也。道之功化甚深也。而不可以為迂。道之證效甚遲也。而不可以為遠。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之德之純。純亦不已。聖

人之所以為聖人也。為治願力行。何如耳。焉有行道於歲月之暫。而遽責其驗之為迂且遠耶。臣之所望於陛下者。法天地之不息而已。姑以近事言。則責躬之言方發。而陰雨旋霽。是天變未嘗不以道而弭也。賑饑之典方舉。而都民驩呼。是民生未嘗不以道而安也。論辯建明之詔一頒。而人才士習稍稍渾厚。招填條具之旨一下。而國計兵力稍稍充實。安吉慶元之小獲。維揚瀘水之雋功。無非陛下憂勤於道之明驗也。然以道之極功論之。則此淺效耳。指淺效速效。而遽以為道之極功。則漢唐諸君之用心是也。陛下行帝而帝。行王而王。而肯襲漢唐事耶。此臣所以贊陛下之不息也。陛下儻自其不息者而克之。則與陰陽同其化。與五行同其運。與乾坤生生化化之理同其無窮。雖克而為三紀之風移俗易可也。雖克而為四十年圍空刑措可也。雖克而為百年德洽於天下可也。雖克而為卜世過

曆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條理而已。或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脩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顛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邇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邇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坎北無垠。渾渾元氣。變合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苞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編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

曆億萬年。敬天之休可也。豈止如聖問八者之事。可徐就條理而已。或臣謹昧死上愚對。臣伏讀聖策曰。蓋聞道之大原。出於天。超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實不離乎日用事物之常。根乎陰陽五行之蹟。而實不外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天以澄著。地以靖謐。人極以昭明。何莫由斯道也。聖聖相傳。同此一道。由脩身而治人。由致知而齊家治國。平天下。本之於精神心術。達之於禮樂刑政。其體甚微。其用則廣。歷千萬世而不可易。然功化有淺深。證效有遲速。何歟。朕以寡昧。臨政顛治。于茲歷年。志愈勤。道愈遠。宵乎其未朕也。朕心疑焉。子大夫明先聖之術。咸造在庭。必有切至之論。朕將虛己以聽。臣有以見陛下。邇道之本原。求道之功效。且疑而質之臣等也。臣聞聖人之心。天地之心也。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也。分而言之。則道自道。天地自天地。聖人自聖人。合而言之。則道一不息也。天地一不息也。聖人亦一不息也。臣請邇其本原言之。茫茫堪輿。坎北無垠。渾渾元氣。變合無端。人心仁義禮智之性。未賦也。人心剛柔善惡之氣。未稟也。當是時。未有人心。先有五行。未有五行。先有陰陽。未有陰陽。先有無極太極。未有無極太極。則太虛無形。沖漠無朕。而先有此道。未有物之先。而道具焉。道之體也。既有物之後。而道行焉。道之用也。其體則微。其用甚廣。即人心而道在人心。即五行而道在五行。即陰陽而道在陰陽。即無極太極。而道在無極太極。貫顯微。兼費隱。苞小大。通物我。道何以若此哉。道之在天。猶水之在地中。地中無往而非水。天下無往而非道。水一不息之流也。道一不息之用也。天以澄著。則日月星辰循其經。地以靖謐。則山川草木順其常。人極以昭明。則君臣父子安其倫。流行古今。編紀造化。何莫由斯道也。一日而道息焉。雖三才不能以自立。道之不息。功用固如此。夫聖人體天地之不息者也。天地以此道而不息。聖人亦以此道而不息。聖

人立不息之體。則欲於脩身。推不息之用。則散於治人。立不息之體。則寓於致知以下之工夫。推不息之用。則顯於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立不息之體。則本之精神心術之微。推不息之用。則達之禮樂刑政之著。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猶天地之所以為天地也。道之在天地間者。常久而不息。聖人之於道。其可以頃刻息耶。言不息之理者。莫如大易。莫如中庸。大易之道。至於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而聖人之論法天。乃歸之自強不息。中庸之道。至於溥博淵泉。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聖人之論配天地。乃歸之不息。則久。豈非乾之所以剛健中正純粹精者。不息之道耳。是以法天者。亦以不息。中庸之所以高明博厚悠久無疆者。不息之道耳。是以配天地者。亦以不息。以不息之心。行不息之道。聖人即不息之天地也。陛下臨政。顛治于茲。歷年。前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自朝而午。今此不息之歲月。猶日之至午而中。此正勉強行

道。大有功之日也。陛下勿謂數十年間。裁之所以。擔當宇宙。把握天地。未嘗不以此道。至于今日。而道之驗如此。其迂且遠矣。以臣觀之道。猶百里之途也。今日則適六七十之候也。進於道者。不可以中道而廢。游於途者。不可以中途而畫。孜孜矻矻而不自已焉。則適六七十者。固所以為至百里之階也。不然。自止於六七十之間。則百里雖近。焉能以一式到哉。道無淺功。化行道者。何可以深為迂。道無速證效。行道者。何可以遲為遠。惟不息。則能極道之功。化惟不息。則能極道之證效。氣機動盪於三極之間。神采灌注於萬有之表。要自陛下此一心始。臣不暇遠舉。請以仁宗皇帝事為陛下陳之。仁祖一不息之天地也。康定之詔曰。祇勤抑畏。慶曆之詔曰。不敢荒寧。皇祐之詔曰。緬念為君之難。深惟履位之重。慶曆不息之心。即康定不息之心也。皇祐不息之心。即慶曆不息之心也。當時仁祖以道德感天

心。以福祿勝人力。國家綏靖。邊鄙寧謐。若可以已矣。而猶未也。至和  
元年。仁祖之三十三年也。方且露立仰天。以畏天。變碎通天犀。以救  
民生。履賈黯吏銓之職。擢公弼。殿柱之名。以厚人。才以昌士習。納景  
初減用之言。聽范鎮新兵之諫。以裕國計。以強兵力。以至講周禮。薄  
征。緩刑。而拳拳以盜賊為憂。選將帥。明紀律。而汲汲以西北為慮。仁  
祖之心。至此而不息。則與天地同其悠久矣。陛下之心。仁祖之心也。  
范祖禹有言。欲法堯舜。惟法仁祖。臣亦曰。欲法帝王。惟法仁祖。法仁  
祖。則可至天德。願加聖心焉。臣伏讀聖策曰。三墳以上。云云。豈道之  
外。又有法歟。臣有以見陛下慕帝王之切。化證效。而亦意其各有淺  
深遲速也。臣聞帝王行道之心。一不息而已矣。堯之兢兢舜之業業。  
禹之孜孜。湯之慄慄。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皆是物  
也。三墳遠矣。五典猶有可論者。臣嘗以五典所載之事。推之。當是時。

日月星辰之順。以道而順也。鳥獸草木之若。以道而若也。九功惟敘。  
以道而叙也。四夷來王。以道而來王也。百工以道而熙。庶事以道而  
康。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蓋無一而不拜帝道之賜矣。垂衣拱手。  
以自逸于土階巖廊之上。夫誰曰不可。而堯舜不然也。方且考績之  
法。重於三歲。無歲而敢息也。授曆之命。嚴於四時。無月而敢息也。凜  
凜乎一日二日之戒。無日而敢息也。惓惓乎惟時惟幾之歌。無時而  
敢息也。此猶可也。授受之際。而堯之命舜。乃曰。允執厥中。夫謂之執  
者。戰兢保持。而不敢少放之謂也。味斯語也。則堯之不息。可見矣。河  
圖出矣。洛書見矣。執中之說未聞也。而堯獨言之。堯之言。養矣。而舜  
之命禹。乃復益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之三言。夫豈察  
於危微精一之間。則其戰兢保持之念。又有甚於堯者。舜之心。其不  
息。又何如哉。是以堯之道化。不惟驗於七十年在位之日。舜之道化。

不惟驗於五十年視阜之時。讀萬世永賴之語。則唐虞而下。數千百年間。天得以為天。地得以為地。人得以為人者。皆堯舜之賜也。然則功化抑何其深。證效抑何其遲歟。降是而王。非國勞於帝者也。太極日散。風氣日開。人心之機械日益巧。世變之乘除不息。而聖人之所以網維世變者。亦與之相為不息焉。俗非結繩之淳也。治非畫象之古也。師不得不誓。侯不得不會。民不得不凝。之以政士不得不凝。之以禮。內外異治。不得不以采薇天保之治治之。以至六典建官。其所以曰治。曰政。曰禮。曰教。曰刑。曰事者。亦無非扶世道而不使之窮耳。以勢而論之。則夏之治不如唐虞。商之治又不如夏。周之治又不如商。帝之所以帝者。何其逸。王之所以王者。何其勞。慄慄危懼。不如非心黃屋者之為適也。始於憂勤。不如恭己南面之為安也。然以心而觀。則舜之業業。即堯之兢兢。禹之孜孜。即舜之業業。湯之慄慄。即禹之

孜孜。文王之不已。武王之無貳。成王之無逸。何莫非兢兢業業。孜孜慄慄之推也。道之散於宇宙間者。無一日息。帝王之所以行道者。亦無一日息。帝王之心。天地之心也。尚可以帝者之為逸。而王者之為勞耶。臣願陛下求帝王之道。必求帝王之心。則今日之功化證效。或可與帝王一視矣。臣伏讀聖策曰。自時厥後。亦足以維持億萬者。何歟。臣有以見陛下陋漢唐之功化證效。而且為漢唐世道發一慨也。臣聞不息則天。息則人。不息則理。息則欲。不息則陽明。息則陰濁。漢唐諸君。天資敏。地位高。使稍有進道之心。則六五帝四三王亦未有難能者。奈何天不足以制人。而天反為人所制。理不足以御欲。而理反為欲所御。陽明不足以勝陰濁。而陽明反為陰濁所勝。是以勇於進道者。沮於求道者多。漢唐之所以不唐虞三代也。豈是為不知道者言也。其間亦有號為知道者矣。漢之文帝武帝。唐之

太宗亦不可謂非知道者。然而亦有議焉。先儒嘗論漢唐諸君以公私義利分數多少為治亂。三君之心。往往不純乎天。不純乎人。而出入於天人之間。不純乎理。不純乎欲。而出入乎理欲之間。不純乎陽明。不純乎陰濁。而出入乎陽明陰濁之間。是以專務德化。雖足以陶後元泰和之風。然而居之以黃老。則鴈門上郡之警不能無。外施仁義。雖足以致建元富庶之盛。然而過之以多欲。則輪臺末年之悔不能免。四年行信。雖足以開貞觀升平之治。然而畫之以近效。則紀綱制度。曾不足為再世之憑藉。蓋有一分之道心者。固足以就一分之事功。有一分之心者。亦足以召一分之事變。世道汙隆之分。繫亦係於理欲消長之分。蕪而已。然臣嘗思之。漢唐以來。為道之累者。真大有二。一曰雜伯。一曰異端。時君世主。有志於求道者。不陷於此。則陷於彼。姑就三君而言。則文帝之心。異端累之也。武帝太宗之心。雜伯累之也。

也。武帝無得於道。憲章六經。統一聖真。不足以勝其神僊土木之私。干戈刑罰之慘。其心也荒。太宗全不知道。闔門之耻。將相之誇。末年遼東一行。終不能以克其血氣之暴。其心也驕。雜伯一念。憧憧往來。是固不足以語常久不息之事者。若文帝稍有帝王之天資。稍有帝王之地步。一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晁錯輩利名之說。未嘗一動其心。是不累於雜伯矣。使其以二三十年恭儉之心。而移之以求道。則後元氣象。且將駸駸乎商周。進進乎唐虞。奈何帝之純心。又間於黃老之清淨。是以文帝僅得為漢代之令主。而不得一儕於帝王。嗚呼。武帝太宗累於雜伯。君子固不敢以帝王事望之。文帝不為雜伯所累。而不能不累於異端。是則重可惜已。臣願陛下監漢唐之跡。必監漢唐之心。則今日之切化證效。將超漢唐數等矣。臣伏讀聖策曰。朕上嘉下樂。云云。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歟。臣有以見陛下念今日

八者之務而甚有望乎為道之驗也。臣聞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人才之乏士習盡之也。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夷狄之警盜賊因之也。夫陛下以上嘉下樂之勤夙興夜寐之勞。愴歲月之逾邁亦欲以少見吾道之驗耳。俯視一世未能差強人意。八者之弊臣知陛下為此不滿也。陛下分而以八事問。臣合而以四事對。請得以熟數之於前。何謂天變之來民怨招之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人心之休戚天心所因以為喜怒者也。熙寧間大旱。是時河陝流民入京師。監門鄭俠畫流民圖以獻。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勝捷之圖來上。料無一人以父母妻子遷移困頓皇皇不給之狀為圖以進者。覽臣之圖。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為之罷新法十八事。京師大雨。八月。天人之交。間不容髮。載在經史。此類甚多。陛下以為今之民生何如耶。今之民生困矣。自瓊林大盈私

於積貯而民困。自建章通天。頻於營繕而民困。自獻助疊見於豪室。巨室而民困。自和糴不間於閭閻下戶而民困。自所至貪官暴吏視吾民如家雞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嗚呼。東南民力竭矣。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今尚可謂之不見乎。書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今尚可謂之小手。生斯世為斯民。仰事俯育亦欲各遂其父母妻子之樂。而操斧斤。淬鋒鏑。日夜思所以斬伐其命脉者。滔滔皆是。然則鴈雪。靳瑞。蟄雷。愆期。月犯于木。星殞為石。以至土雨地震之變。無恠夫。屢書不一書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安民之道。則民生既和。天變或於是而弭矣。何謂人才之乏。士習盡之也。臣聞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今日之脩於家。他日之行於天子之庭者也。國初諸老嘗以厚士習為先務。寧收落韻之李迪。不取鑿說之賈逵。寧收直言之蘇轍。不取險恠之劉幾。建學校。則必徵崇經



術復鄉舉。則必欲參行藝。其後國子監取湖學法。建經學治道邊防。水利等齋。使學者因其名以求其實。當時如程頤徐積呂希哲皆出其中。嗚呼。此元祐人物之所從出也。士習厚薄最關人才。從古以來。其語如此。陛下以為今之士習何如耶。今之士大夫之家有子而教之。方其幼也。則授其句讀。擇其不戾於時好。不震于有司者。俾熟復焉。及其長也。細書為工。累牘為富。持試於鄉校者。以是校藝於科舉。以是取青紫而得車馬也。以是父兄之所教。詔師友之所講明。利而已矣。其能卓然自拔於流俗者。幾何人哉。心術既壞於未仕之前。則氣節可想於既仕之後。以之領郡邑。如之何責其為卓茂黃霸。以之鎮一路。如之何責其為蘇章何武。以之曳朝紳。如之何責其為汲黯望之。奔競於勢要之路者。無恠也。趨附於權貴之門者。無恠也。牛維馬繫。狗苟蠅營。患得患失。無所不至者。無恠也。悠悠風塵。靡靡媮俗。

清芬消歇。濁滓橫流。惟皇降衷。秉彛之懿。萌蘖於牛羊斤斧相尋之衝者。其有幾哉。厚今之人才。臣以為變今之士習而后可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淑士之道。則士風一淳。人才或於是而可得矣。何謂兵力之弱。國計屈之也。謹按國史。治平間。遣使募京畿淮南兵。司馬光言。邊臣之請兵無窮。朝廷之募兵無已。倉庫之粟帛有限。百姓之膏血有涯。願罷招禁軍訓練舊有之兵。自可備禦。臣聞古今天下。能免於弱者。必不能免於貧。能免於貧者。必不能免於弱。一利之興。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貲。則交受其害矣。自東海城築而調淮兵以防海。則兩淮之兵不足。自襄樊復歸而併荆兵以城襄。則荆湖之兵不足。自腥羶染於漢水。寃血灑於寶峯。而正軍忠義空於死徙者過半。則川蜀之兵又不足。江淮之兵又抽而入蜀。又抽而實荆。則下流之兵愈不足矣。荆湖之兵又分而策應。分而

鎮撫。則上流之兵愈不足矣。夫國之所恃以自衛者兵也。而今之兵不足如此。國安得而不弱哉。扶其弱而歸之強。則招兵之策。今日直有所不得已者。然召募方新。調度轉急。問之大農。大農無財。問之版曹。版曹無財。問之餉司。餉司無財。自歲幣銀絹外。未聞有畫一策為軍食計者。是則弱矣。而又未免於貧也。陛下自見肝腦。近又創一安邊太平庫。專以供軍。此藝祖積縑帛以易虜首之心也。仁宗皇帝出錢帛以助兵革之心也。轉易之間。風采立異。前日之弱者。可強矣。然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湖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竈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雲裳羽衣。靡金飾翠。宮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量珠輦玉。倖寵希恩。戚畹之費。則濫觴也。蓋天下之財。專以供軍。則財未有不足者。第重之以浮費。重之以冗費。則財始耗罄。而壘趾矣。如

此。則雖欲足兵。其何能給兵耶。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為節財之道。則財計一充。兵力成。於是而可強矣。何謂夷狄之警盜賊。因之也。謹按國史。紹興間。楊么寇洞庭。連跨數郡。大將王瓌不能制。時偽齊挾虜使李成寇襄漢。公與交通。朝廷患之。始命岳飛措置上流。已而逐李成。擒楊么。而荆湖平。臣聞外之夷狄不能為中國患。而其來也。必待內之變。內之盜賊亦不能為中國患。而且起也。必將納外之侮。盜賊而至於通夷狄。則腹心之大患也。已。今之所謂夷狄者。固可畏也。然而逼我蜀。則蜀帥策瀘水之勳。窺我淮。則淮帥奏維揚之凱。狼子野心。固不可以一捷止之。然使之無得氣土。則中國之技未為盡出其下。彼亦猶畏中國之有人也。獨惟舊海。左一天一隅。逆雖穴之者。數年于茲。颶風瞬息。一葦可航。彼未必不朝夕為趨浙計。然而未能焉。短於舟。踈於水。懼吾唐島之有李寶在耳。必洞庭之湖。煙

水沉寂而浙右之湖濤瀾沸騰。區區妖孽直謂有楊公之漸矣。得之京師之耆老。皆以為此寇出沒倏閃。往來翕霍。駕舟如飛。運糧如神。而我之舟師不及焉。夫東南之長技。莫如舟師。我之眩以瓦木於金山者。以此。我之斃逆亮於采石者。以此。而今此曹反挾之以制我。不武甚矣。萬一或出於楊公之計。則前日李成之不得志。以荆者。未必今日之不得志於浙也。曩聞山東荐饑。有司貪市權之計。空蘇湖根本以資之。廷紳猶謂互易安。知無為其鄉道者。一夫登此。萬事瓦解。又聞魏村江灣福山三寨水軍。與販鹽課以資逆。雖廷紳猶謂是以扞衛之師為商賈之事。以防拓之卒開鄉道之門。憂時氣治之見。往往如此。肘腋之蜂蠆。懷袖之蛇蝎。是其可以忽乎哉。陛下近者命發運兼憲合兵財而一其權。是將為滅此朝食之圖矣。然也海道者非無軍。控海道者非無將。徒有五瓿數年之勞。未聞岳飛八日之捷。子大

叔平符澤之盜。恐不如此長此不已。臣懼為李成開通地也。臣願陛下持不息之心。急求所以弭寇之道。則寇難一清。邊備成於是而可寬矣。臣伏讀聖策曰。夫不息則久。久則證。今胡為而未證。或變則通通則久。今其可以屢更歟。臣有以見陛下久於其道而未有感乎中庸大易之格言也。臣聞天久而不墜也。以運地久而不墮也。以轉水久而不腐也。以流日月星辰而常新也。以行天下之凡不息者皆以久也。中庸之不息。即所以為大易之變通。大易之變通。即所以驗中庸之不息。變通者之久。固肇於不息者之久也。蓋不息者其心變通者其迹。其心不息。故其迹亦不息。游乎六合之內。而縱論乎六合之外。生乎百世之下。而追想乎百世之上。神化天造。天運無端。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天地之所以變通。固自其不息者為之。聖人之久於其道。亦法天地而已矣。天地以不息而久。聖人亦以不息而久。外不

息而言久焉。皆非所以久也。臣嘗讀無逸一書。見其享國之久者有四君焉。而其間三君為最久。臣求其所以久者。中宗之心嚴恭寅畏也。高宗之心不敢荒寧也。文王之心無淫于逸。無遊于畋也。是三君者皆無逸而已矣。彼之無逸。臣之所謂不息也。一無逸而其政已知此。然則不息者。非所以久歟。陛下之行道。蓋非一朝一夕之暫矣。寶紹以來。則涵養此道。端平以來。則發揮此道。嘉熙以來。則把握此道。嘉熙而淳祐淳祐而寶祐。十餘年間。無非持循此道之歲月。陛下履此也。庭燎未輝。臣知其宵衣以待。日中至昃。臣知其玉食弗遑。夜漏已下。臣知其丙枕無寐。聖心之運。亦可謂不息矣。然既往之不息者。易。方來之不息者。難。久而不息者。易。愈久而愈不息者。難。所臨大庭。百辟星布。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暗室屋漏之隱。試一警省。則亦能不息否乎。日御經筵。學士雲集。陛下之心。此時固不息矣。宦官女子之近

試一循察。則亦能不息否乎。不息於外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內。不息於此者。固不能保其不息於彼。乍動乍息。乍作乍輟。則不息之純心間矣。如此。則陛下雖欲久。則微。臣知中庸九經之治。亦可以朝夕見也。雖欲通。則久。臣知繫辭十三卦之功。未可以歲月計也。淵蝸蟻護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此全在陛下自斟酌。自執持。頃刻之力。不繼。則悠久之功。俱廢矣。可不戒哉。陛下之所以求。臣者。悉矣。臣之所以忠於陛下者。亦既畧陳於前矣。而陛下策之。爾終復曰。子大夫熟之。復之。勿激勿泛。以副朕詳延之意。臣伏讀聖訓。至陛下所謂詳延之意。蓋可識已。夫陛下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直言罪士。不惟不罪之。以直言。而且導之以直言。臣等嘗恨無由一二天子之庭。以吐其素所蓄積。幸見錄於有司。得以借玉階方寸地。以正臣等披露肺腑之日也。方將明目張膽。審審諤諤。言天下事。陛下乃戒之以

勿激勿泛。夫泛固不切矣。若夫激者。忠之所發也。陛下胡併與激者之言而厭之耶。厭激者之言。則是將昏臣等而為容容唯唯之歸。然則臣將為激者歟。將為泛者歟。抑將遷就陛下之說而姑為不激不泛者歟。雖然。奉對大庭而不激不泛者。固有之矣。臣於漢得一人焉。曰董仲舒。方武帝之策仲舒也。慨然以欲聞大道之要為阿帝之求道。真心蓋甚銳矣。然道以大言。帝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也。使仲舒於此過言之。則激。淺言之。則泛。仲舒不激不泛。得一說曰正心。武帝方將求之。虛無渺冥之鄉。仲舒乃告之以真實淺近之理。茲陛下所謂切至之論也。奈何武帝自恃其區區英明之資。超倍之識。謂其足以凌跨六合。籠駕八表。而顧於此語。忽焉。仲舒以江都去。而帝所與論道者。他有人矣。臣固嘗為武帝惜也。堂堂天朝。固非漢比。而臣之賢。亦為不及仲舒。然亦不敢激。不敢泛。切於聖問之所謂道者。而

得二說焉。以為陛下厭陛下試來覽焉。一曰重宰相。以開公道之門。臣聞公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壅閉。所以如蘇而滌決之者。宰相責也。然扶公道者。宰相之責。而主公道者。天子之事。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三省樞密。謂之朝廷。天子所與謀大政出大令之地也。政令不出於中書。昔人謂之斜封墨敕。非成世事。國初三省紀綱甚正。中書造命。門下審覆。尚書奉行。當用之事。一不統於宰相。是以李沈猶得以焚立妃之詔。王旦猶得以沮節度之除。韓琦猶得出空頭敕以逐內侍。杜衍猶得封還內降。以裁僥倖。蓋宰相之權尊。則公道始有所依而立也。今陛下之所以為公道計者。非不悉矣。以實緣戒外戚。是以公道責外戚也。以裁制戒內司。是以公道責內司也。以舍法用例戒羣臣。是以公道責外廷也。雷霆發。日燭幽。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明。然或謂比年以來。大庭除授。於義有所未安。於

法有所未便者。悉以聖旨行之。不惟諸司陞補上。瀆宸奎而統帥躐級。閣職超遷。亦以宣緣而得恩澤矣。不惟姦賊滿流。上勞渙汗。而遲久通籍。姦胥追刑。亦以鑽刺而拜寵命矣。甚至閭閻瑣屑之間。訟息隸猥賤之干求。悉達內庭。盡由中降。此何等熾風事。而陛下以身親之。大臣幾於為奉承風旨之官。三省幾於為奉行文書之府。臣恐天下公道自此壅矣。景祐間。羅內降。凡詔令皆由中書樞密院。仁祖之所以主張公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事當間出。睿斷為說。嗚呼。此亦歸絳告仁祖之辭也。朕固不憚自有優分。不如先盡大臣之慮而行之。仁祖之所以論絳者何說也。奈何復以絳之說啓人主以奪中書之權。是何心哉。宣靖間。創御筆之令。蔡京坐東廊。專以奉行御筆為職。其後童貫梁師成用事。而天地為之分裂者。數世是可鑒已。臣願陛下重宰相之權。正中書之體。凡內地必經由中書樞密院。如先

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二曰。收君子以壽直道之脉。臣聞直道在天地間。不可一日頽廢。所以光明而張王之者。君子責也。然扶直道者。君子之責。而主直道者。人君之事。人君而至於沮君子之氣。則直道已矣。夫不直則道不見。君子者。直道之倡也。直道一倡於君子。昔人謂之鳳鳴朝陽。以為清朝賀國朝。君子氣節大振。有魚頭參政。有鵬擊臺諫。有鐵面御史。軍國之事。無一不得言於君子。是以司馬光猶得以殛守忠之姦。劉摯猶得以折李憲之橫。范祖禹猶得以罪宋用臣。張震猶得以擊龍大淵會觀。蓋君子之氣伸。則直道始有所附而行也。今陛下之所以為直道計者。非不至矣。月有佞諂。是以直道望諫官也。日有輪劄。是以直道望廷臣也。有轉對。有請對。有非時召對。是以直道望公卿百執事也。江海納汙山。藪廣疾。天下於此咸服陛下之量。然或謂比年以來。外廷議論於己有所未暢。於情有

所未忍者悉以聖意斷之。不惟言及乘輿上動節貶而小小予奪小小廢置亦且寢罷不報矣。不惟事關廊廟上煩調停而小小抨彈小小糾劾亦且宣諭不已矣。甚者意涉區區之貂璫論侵瑣瑣之烟燭不恤公議反出諫臣此何等狐鼠輩而陛下以身庇之御史至於乘和事之譏臺吏至於重訖了之報臣恐天下之直道自此沮矣康定間歐陽脩以言事出未幾即召以諫院至和間唐介以言事貶未幾即除以諫官仁祖之所以主直道者如此今進言者猶以臺諫之勢日橫為疑嗚呼茲非富弼忠於仁祖意也弼傾身下士寧以宰相受臺諫風旨弼之自處何如也奈何不知弼之意反啓人君以厭君子之言是何心哉元符間置看詳理訴而士大夫得罪者八百餘家其後鄒浩陳瓘去國無一人敢為天下伸一喙者是可鑒已臣願陛下壯正人之氣養公論之鋒凡以直言去者悉召之于霜臺烏府中

如先朝故事則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蓋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自古帝王行道者無先於此也臣來自山林有懷欲吐陛下悵然疑吾道之迂遠且慨論乎古今功化之淺深證效之遲速而若有大不滿於今日者臣則以為非行道之罪也公道不在中書直道不在臺諫是以陛下行道用力屢雖勞而未遽食道之報耳果使中書得以公道總政要臺諫得以直道糾官邪則陛下雖端冕凝旒於穆清之上所謂功化證效可以立見何至積三十餘年之工力而志勤道遠渺焉未有際耶臣始以不息二字為陛下勉終以公道直道二說為陛下獻陛下萬幾之暇儻於是而加三思則躋帝王軼漢唐由此其階也已臣賦性疎愚不識忌諱握筆至此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激亦不自知其言之過於泛冒犯天威罪在不赦惟陛下留神臣謹對。

牟滌上奏曰。臣生長西州。叨竊陛下科第。垂四十年。中更狄難。與民俱流。苟延餘生。至于今日。雖嘗兩塵班綴。一玷州麾。竟坐迂踈。動與物忤。十年不調。自分不復有再覩清光之時。公朝不忍終棄。蘇淮東制幕。擢丞奉常。今又無領銓部。聖恩如天。莫知補報。適當陛對。遂得一吐微忠於玉階方寸地。此臣千載之一遇也。抑臣聞之。迹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臣之蹤跡。可謂踈遠。臣之寸心。實抱撲忠。惟陛下垂聽焉。臣嘗讀孟子至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乃知自古天下未嘗無亂。更一亂。則必有人焉出而治之。此蓋天地生生不息之機。脉絡未嘗間斷。洪水之後有夷狄。天不生周公。則無以為生民除害。春秋之後有戰國。天不生孟子。則無以為生民立心。禹之後有周公。孔子之後有孟子。亂不終於亂。而歸於治。人也。亦天也。然人皆知夷狄之為中國害。而不知人心之害甚於夷狄。蓋夷狄雖能為害

於一時。而人心天理。終不可泯滅。良心壞。則失其所以為人。而未流之弊。有不可勝言者。臣請先言夷狄。而後及人心。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者。以有三綱五常為之主張。禮義廉恥為之維持也。而近歲以來。會競成習。欺誕成風。慨習俗之日媮。凜綱常之將墜。而夷狄遂得以憑陵中國。生靈肝腦塗地。而狡焉之謀。遂至窺江。不有人焉以挫其狡。鞭之怒。則大事去矣。天佑聖主。為生賢佐。以謝玄八千之卒。破符秦百萬之師。使宗社幾危而復安。正統幾絕而復續。功不在禹周公下矣。臣竊意士大夫更大變故。歷大憂患。必能懲創悔艾。洗心滌慮。以歸於正矣。而陷溺既深。舊染猶在。問吏治。吏治未醇。問士習。士習苟且。至勤聖主丁寧告戒。作之而不應。振之而不起。消磨軟熟。賢者亦不免焉。此臣之所甚懼也。臣不敢復追咎既往。姑以近事明之。陛下戢貪有詔。蓋歎民生之寡遂。而惡貪吏之病民也。謂宜懲一勸百。



而貪鄙之風革矣。今幾何時。凡所彈劾。不過州縣之小吏。而當事任取顯官。尚多有可議者。得無纖悉於其小而闕略於其大耶。此非陛下意也。陛下訓庶有詔。蓋知人性之本善。而欲引中人於君子之歸也。詔宜舉一勸百。而庶耻之維張矣。今幾何時。但聞裁會未聞有以庶擢用者。羞惡之心。誰獨無之。何至泯沒如是。得非孤寒寡與雖庶不能以自見。而大吏之好惡與人背馳耶。此非陛下意也。陛下為千里擇牧守。蓋本以為民也。而牧民者。但知為富貴之圖。不復為根本之慮。託獻羨之名。以蓋其貪酷之迹。而失朝廷愛民之初意矣。陛下買公田。以免和糴。蓋將以便民也。而奉行者。不能用一分之寬。而行一切之政。但欲觀了辦之賞。不暇為長遠之謀。而失朝廷便民之初意矣。貴戚不當任以事。此良法也。陛下四十年間。人不知有貴戚也。至於近日。而好官要職。如取如勢。未必皆貴戚也。而賈緣攀附。亦得

以躡取慶節。其間豈不有材。不學焉。知為政。失陛下赤子之心。寒孤寒進身之路。而或者始得以私貴戚議陛下。此陛下所親愛。負陛下也。閹寺聞名。非國之福。此確論也。陛下四十年間。人不知有閹寺也。乃至於近日。而此曹名字稍稍有聞。蓋寡廉鮮耻者。往往倚之而進。招權納賄者。揚自以為功。雖傳聞未必盡然。而其實有以自取。或者始得以用閹寺議陛下。此陛下親信。負陛下也。陛下高爵厚祿。以待士大夫。望其盡心體國也。而中外大小之臣。不能體陛下之心。而各自以其心為心。人心陷溺。一至于此。陳蕃所謂在朝羣臣。如河中木。汎汎東西。既祿畏禍。曾謂清明之世。儀鳳滿朝。可容有此耶。昔神宗皇帝論富弼曰。君臣須是上下相照。盡忠盡節。不得有隱。弼拜於御座之前曰。盡心無隱。只臣一員。亦無益於事。須是兩府大臣。以至在廷臣僚。人人盡忠無隱。出於衆力。方能成天下之務。弼之言。非今

日士大夫之藥石耶。今民心方危而易搖。士氣難伸而易沮。雖有衆多之君子。不無一視伺之小人。境外之事非臣所得而知。境內之事尚多未滿人意。天下事變未易倣度。萬一有出於聖君賢相智慮所不及者。然後追咎責者之不言。而使小人得以藉口曰。君子無益於人之國。則國事愈不堪言矣。此臣所以惓惓為世道慮。而以正人心為扶世道之本。惟陛下不以踈遠而忽之。豈惟微臣之幸。實天下之幸。理宗在位。斥逐權姦。收召名德。舉朝相慶。太常寺丞姚希得以為外觀形狀。似若清明之朝。內察脉息。有類危亡之證。乃上疏言堯舜三代之時。無危亡之事。而常喜危亡之言。秦漢以來。多危亡之事。而常諱危亡之言。夫危亡之事不可有。而危亡之言不可不。後世人主乃履危如履坦。諱言如諱病。又言君子非不收召。而意向猶未調。小人非不斥逐。而根株猶未痛斷。大權若操握。而不能無旁蹊曲逐之

疑。大勢若更張。而未見有長治久安之道。廷臣之所諷諫。封囊之所奏陳。非不激切。而陛下固不之罪。亦不之行。自古甘蹈危亡之機。非獨閣主。而明君亦有焉。此臣之所甚懼。朝廷者萬化所自出也。實根於人君之一心。夫何大明當天。猶有可議者。內小學之建。人皆知陛下有意建儲也。然歲月逾邁。未覩施行。人心危疑。無所係屬。秦漢而下。嗣不蚤定。事出倉卒。或官闈出令。或宦寺主謀。或姦臣首議。此皆足以危人之國也。陛下何憚而不早定大計。邨第之盛。人皆知篤於親愛也。然依馮者衆。輕視王法。請託之行。捷於影響。楊干。晉侯弟也。亂行於曲梁。而魏絳戮其僕。晉侯始怒而終悔。晉卒以霸。平原君趙王弟也。不出租稅。而趙奢刑其用事者。趙王賢而用之。趙卒以彊。皆足以興人之國也。陛下何為而不少伸國法。今文冠者流。衆所指目。近璫小臣。時竊威福。此皆陛下之心。乍明乍晦之所致。豈不謂之危

李國有善類。猶人有元氣。善類一敗。元氣一病。一衰。善類能幾。豈堪數消。消極。則國隨之矣。陛下明於知人。公於用人。固無權姦再用之意。然道路之人。往往竊議。此元祐紹聖將分之機也。禍根猶伏而未去。不幾於安其危乎。帝改容曰。朕決不用史嵩之。

度宗時。黃應龍上奏曰。臣以民事至重。略陳于前。而切於當世急務。非違境乎。廟謨神運。草茅小臣。何所容喙。惟盛明之世。採及負薪。詩書所載。可得而陳。柔遠能通。其所謂能。必非一事。而厚德難任人。實蠻夷率服之根本。天保以上治內。其所謂治。固非一端。而嘉賓使臣兄弟朋友。皆采薇出車之階序。蓋通不能則遠未易柔。內已治則外不難御。臣切惟今日之弊。莫甚於風俗奢僞。有以銷磨士大夫之壯氣。理義晦蝕。無以洗濯天下之貪習。秦昭王臨朝而歎。聞楚人鐵劍利而倡優拙。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謀遠。吾恐楚之圖秦也。是以

憂之。堂堂天朝。何事不立。區區戰國。豈足為道。况今除戎器以戒不虞。命將帥而授方畧。樞機周密。孰得而窺。然四方仰瞻自京師始。所可觀者。鐵劍果利乎。布帛等於兒嬉。倡優果拙乎。姣媚方且角出。古者奇技淫巧有禁。今非奇纖巧麗則不售也。梵音法鼓。僧俗雜居。環臂釵頭。男女無別。雕牆峻宇。豪借踰度。高冠侈袂。貴賤莫分。管子曰。臺榭相望。上下相怨。民無餘積者。其禁必不止。道有捐瘠者。其守必不固。管子而愚人也。則可。管子而少知治體。可不寒心。叔向言。晉道殫相望。而女富益。尤歎其以樂愒憂。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霍去病能之。而寵人恣金帳之飲酣。壯士悲玉關之易老。兒郎寒冷。誰敢邀求。蚤虱塵衣。日禦強敵。修劍挂壁。有生之樂。尚未能親鼓疲卒。安得殺愛妾以啗將士。提孤壘抗百萬之師者乎。唐魏徵言。若君臣之間。動存形迹。天下安危。尚未可知。蓋面從後言。帝朝深戒。色仁行遠。望

門不取。豈有隨聲是非。徇情可否。磨礪圭角。刊落風稜。習故為常。若無足恠。然恐軟熟之風。積成委靡。順適不已。流入姦回。西都銷悞。實符命之濫觴。前晉風流。職亂華之梯禍。可不懼乎。臣所謂有以銷磨士大夫之壯氣者。皆風俗奢偽使然也。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今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而國匱民貧。自若又曰。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今發政施仁。愛若赤子。而民不被其澤者。滋甚。其故何也。千里之生。定於太守。百里之命。寄於縣令。陛下字民有訓。戒貪有箴。昭於日星。嚴於雷霆。近歲列郡。選擇精明。返陳偏壘。率多饕戾。除命伊如。神明在前。條畫既頒。牆壁虛語。倚急符之煎迫。痛帑庾之朽虛。剝肉醫瘡。尚云常賦。推肌剝髓。動及亡辜。貪未嘗不戒。而貪夫多得志。廉未嘗不饜。而廉士或埋光。得非羽王飛金。脫粟之名可釣。飲冰食藥。即墨之毀難封。蓋多貲者多助。孤植者孤

危。大臣法。小臣廉。國之肥也。今朝廷節貢羨。府第絕苞苴。而箠篋塞途。賂遺絡繹。關門既入。如水沃焦。郡將諸邑之表倡。不足示儀。則賄令愈肆。誅求監司。列城之耳目。不能端矩。則膠守何所忌憚。上下交征。廉耻道喪。民窮至骨。誰實矜憐。古學無傳。文奸欺世。為妻妾官室。貧乏所識。失其本心。處汙穢而不羞。激怨讟以生變。先臣李觀有言。為貪為暴。為寒為飢。此而不為盜賊。臣不知其所歸。臣所謂無以洗濯天下之貪習者。皆理義晦蝕之故也。然臣聞聖人不能為時。能不失時。陛下春秋鼎盛。德澤有加。帥臣精神折衝。智慮深遠。群公守理奉法。品式具備。天下延頸而望太平。當乘此時奮發剛斷。剷除蠹弊。曠然明白。洞達之意。軒豁陰幽。揜覆之私。罷不急之務。省無名之費。按行祖宗之令典。民間疾苦。田婦許以席殿。而無避。假狔之失。細民得以搥鼓而上聞。行衛文大帛之規。儲無將以易胡人之首。厲越踐

卧薪之志。榻外豈容他人鼾睡。以藝祖之勤。造步而幸作坊。幸染院。幸造船塲。掖庭宮女願歸者。加厚賜遣。以高皇之儉。棄內侍珠囊於汴水。碎螺鈿椅卓於通衢。館陶民訴括田不實。決縣令疏之海島。吏部郎監納河陽夏稅。收一斛五升之羨。黜奪其官。鬻鈔者棄市。記法則有劍。一遵建隆之制。使中外灼知上意。四聰四目。罔不明達。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若是。則法禁嚴而風俗厚。黜陟明而吏治興。可以富民而錯刑。可以強兵而服戎虜矣。惟陛下與大臣亟圖之。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牟濂上奏曰。臣待罪郎潛。莫知補報。誤蒙親擢。俾侍經帷。自惟學問空疎。無以仰裨聖德之萬一。茲當陛對。敢罄愚忠。惟陛下垂聽。臣聞傳說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夫致知力行。互相發明。而知常在先。則知固未易也。而傳說獨以行為難。何哉。蓋高宗舊學甘盤。知

道之君也。傳說惟勉之以行其所知而已。臣恭惟皇帝陛下。睿哲由於天稟。聖學得之心傳。當臨政類治之初。日以繼志述事為念。所謂志者。先皇帝有此心而未及行。陛下因而行之。此繼志也。所謂事者。先皇帝已見之施行而未及竟。陛下終能行之。此述事也。復故王之官爵。先帝素有此心也。陛下體先志而行之。而先帝不得已之本心。昭白於天下矣。去內司之積弊。先帝之已施行也。陛下述往事而行之。而先帝去邪之盛德。有光於青史矣。信用君子。先帝之心也。其或厄於小人而去。非先帝之志也。容受直言。先帝之心也。其或觸忤姦邪而去。非先帝之志也。陛下首取公論之所與者。特加召擢。登之要路。而天下知陛下有意於開言路矣。白身出官。特旨賜第。先帝之異恩也。謂宜何以上報知遇。而乃賊汙狼籍。不知自反。常懷李振清流濁流之憤。不由儒科。徑踐二府。先帝之殊渥也。謂宜何以上答聖知。而

乃窟穴幾旬老不知退躬蹈聖人患得患失之戒陛下因公論所不與而屏去之而天下知陛下有意於重名器矣絕貢獻以塞僥倖之門尚先帝却長沙黃金之遺意也深宸翰以明正邪之辨尚先帝親君子遠小人之遺訓也先帝所欲行陛下善繼而行之先帝所已行陛下善述而行之先帝之心惟陛下知之而陛下之心天下亦既知之矣臣猶謂知之而不行猶不知也行之而不力猶不行也自昔君子小人勢不兩立舜用十六相先世四凶不去則十六相不能悉心以輔治臣願陛下充所知而行之知其為君子則愛之惜之有言焉則用之毋使小人得以乘其間知其為小人則去之遠之自其根萌而絕之毋使君子或至受其禍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霜陰之微也冰陰之著也履霜而知其必至於堅冰猶小人不可使長而至於盛當自其微而謹之也古今治亂率由乎此今陽明用事而

陰濁無所施其巧衆正彙升而羣小無所容其奸以清明之朝廷行快活之條貫固世道之幸而蒼生之幸然而君子得志小人不顯也紹述之說行則元祐變而紹聖矣愛莫助之之圖進則建中靖國轉而崇寧矣是非國家之福也今雖萬萬無是必也聖心清明終始如一嘿察陰陽消長之機而辨之於早焉庶幾無堅冰之慮矣抑臣又有聞憂治世危明主君子所以異於小人也古人日以水旱盜賊奏尚唐虞相與儆戒之意若後世所謂天下已太平則狃於宴安不為遠慮誤人國家必此言也此君子小人之分也昔唐憲宗留心庶政謂李絳等曰凡好事口說則易躬行則難卿等既為朕言之亦須行之勿空陳而已絳奏曰陛下今日處分可謂至言然臣絳亦以為天下之人從陛下所行不從陛下所言願陛下每言之則必行之絳之言尚傳說知行之意也惟陛下留神

漢又進故事曰。易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書曰。遠乃猷。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六諫。昔聖人之教民也。使之方暑則備寒。方寒則備暑。七月之詩是也。今夫市井裨販之人。猶知旱則資舟。水則資車。夏則儲裘。褐冬則儲絺。絺。彼偷安苟生之徒。朝醉飽暮饑寒者。雖與之俱為編戶。貧富必不侔矣。况為天下國家者。豈可不制治於大亂。保邦於未危乎。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迨天之未陰雨者。國家閒暇無災害之時也。徹彼桑土者。求賢於隱微也。綢繆牖戶者。備救其政治也。夫桑土者。鷓鴣所以固其室也。賢雋者。明主所以固其國也。國既固矣。雖有侮之者。庸何傷哉。

臣聞及閒暇。明政刑。有國之遠慮。憂治世危明主。臣子之至情。方天下以為無事之時。而不復思久安長治之策。此實誼所以

長大息於漢文之世也。昔司馬光上仁宗皇帝五規。其三曰。遠謀。似謂當時有位者。狃於升平。不為遠慮。至論公卿大夫。或養交飾譽。以待遷。或容身免過。以待去。自非憂公忘私之人。大抵多懷苟且之計。莫肯為十年之規。况萬世之慮乎。夫仁宗之時。太平極治之時也。至聖臣賢。相與講明治道。未必有關政。而光言如此。以今視昔。為何如時。可不深長思耶。先皇帝臨御日久。留意人物。然而以名取人。而名未必副其實也。以才用人。而才未必真有用也。天下大富貴。誰實享之而去。而國家大患難。則相視束手。至歸過於君父。而諉其責於他人。先皇帝晚年。闕天下義理至熟。更天下事變既多。深入聖慮。取得罪公論者。序遠之。小有才而未聞大道者。屏退之。敷求碩賢。以遺陛下。於康又思慮所不及者。獨加意焉。舉天下大器付陛下。貽謀可謂遠矣。

陛下聖明天縱學問日新堯言初布天下鼓舞真不負先皇付託而大臣可謂不負先皇簡拔矣。今天下雖暫安而以為治安則未也。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而士猶未至於多也。事會之來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臣願陛下與大臣精思而熟慮之。取才不嫌乎廣。在精擇而用之耳。求言不妨乎博。在審聽而行之耳。將帥當選。牧守當擇。士卒當練。民生當厚。庶幾制治于未亂。保邦於未危。為國家立無窮之業。而君臣之間亦有無窮之聞。此先皇帝所望於陛下與今日之大臣也。光前朝元老國之著龜所言真有益於治道。臣敢以其所以告仁宗皇帝者推廣之以告陛下。非但曰應故事而已。惟陛下垂聽。

初主時。秘書郎徐宗仁奏乞察欣瘁休戚之故。酌利害損益之宜。孰為當因。孰為當革。孰為可罷。孰為可行。則折衷衆貨。而遠近便關。通關梁而高賞行。下脩身奉法之詔。而吏得自新。出輪倉助貸之令。而民免貴糶。窒墨敕之門。而無官府黜陟之異。止輪臺之議。而無疆界彼此之分。則氣脉蘇醒。意向翕合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五

治道

遼興宗重熙四年。詔天下言治道之要。天成軍節度使蕭韓家奴對曰。臣伏見比年以來。高麗未賓。阻卜猶強。戰守之備。誠不容已。乃者選富民防邊。自備糧糗。道路修阻。動淹歲月。比至屯所。費已過半。隻牛單穀。鮮有還者。其無丁之家。倍直備餼。人憚其勞。率遠亡竄。故成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于人。則十倍其息。至有鬻子割田不能償者。或逋役不歸。在軍物故。則復補以少壯。其鴨綠江之東。成役大率如此。况渤海女直。高麗合從。連衡未時。征討富者從軍。貧者傾餼。加之水旱。最粟不登。民以日困。蓋勢使之然也。方今最重之役。無過西戍。如無西戍。雖遇凶年。困弊不至於此。若能徙西戍稍近。則徃來不勞。民無深患。議者謂徙之非便。一則損威名。二則召侵侮。三則棄耕牧。

之地。臣謂不然。阻卜諸部自未有之。襄時北至臚胸南至邊境人多散居無所統一。惟往來抄掠。及太祖西征。至於流沙。阻卜望風悉降。西域諸國皆願入貢。因遷種落。內置三部以益吾國。不營城邑。不置戍兵。阻卜累世不敢為寇。統和間。皇太后出師西域。拓土既遠。降附亦衆。自後一部或叛。鄰部討之。使同力相制。正得馭遠人之道。及城可數。開境數千里。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業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復不恒。空有廣地之名。而無得地之實。若貪土不已。漸至虛耗。其患有不勝言者。况邊情不可深信。亦不可頓絕。得不為益。捨不為損。國家大敵。惟在南方。今雖連和。難保他日。若南方有變。屯戍遠邊。卒難赴援。我進則敵退。我還則敵來。不可不慮也。方今太平已久。正可恩結諸部。釋罪而歸地。內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約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長。歲修職貢。叛則討之。服則撫之。諸部既安。必不生釁。

如是。則臣雖不能保其久而無變。知其必不深入侵掠也。或云。素地則損滅。殊不知殫費竭財。以貪無用之地。使彼小部抗衡大國。萬一有敗。損威豈淺。或又云。沃壤不可遽棄。臣以為土雖沃。民不能久居。一旦敵來。則不免內徙。豈可指為吾土而惜之。夫帶廩雖隨部而有。此特周急部民一偏之惠。不能均濟天下。如欲均濟天下。則當知民困之由。而窒隙。節盤遊。簡驛傳。薄賦斂。成奢侈。期以數年。則困者可蘇。貧者可富矣。蓋民者國之本。兵者國之衛。兵不調。則曠軍役。調之則損國本。且諸部皆補役之法。昔補役始行。居者行者。類皆富實。故累世從戍。易為更代。近歲邊虞。數起。民多匱乏。既不任役。事隨補隨。缺苟無上戶。則中戶當之。曠日彌年。其窮益甚。所以取代為難也。非惟補役如此。在邊戍兵亦然。譬如一斥之士。豈能填尋丈之壑。欲為長久之便。莫若使遠戍疲兵。還於故鄉。薄其徭役。使人人給足。則補

役之道可以復故也。臣又聞自昔有國家者不能無盜。比年以來群  
黎凋弊。利於剽竊。良民往往化為凶暴。甚者殺人無忌。至有亡命山  
澤。羣亂首禍。所謂民以困窮皆為盜賊者。誠如聖慮。今欲變夷本根。  
願陛下輕徭省役。使民務農。衣食既足。安習教化。而重犯法。則民趨  
禮義。刑罰罕用矣。臣聞唐太宗問群臣治盜之方。皆曰。嚴刑峻法。太  
宗笑曰。寇盜所以滋者。由賦歛無度。民不聊生。今朕內省嗜欲。外罷  
游幸。使海內安靜。則寇盜自止。由此觀之。寇盜多寡。皆由衣食豐儉。  
徭役重輕耳。今宜徙可敦城於近地。與西南副都部署置烏古敵烈隗  
烏古等部聲援相接。罷黑嶺二軍。并開保州。皆隸東京。益東北戍軍。  
及南京總管兵。增修壁壘。候尉相望。繕完樓櫓。浚治城隍。以為邊防。  
此方今之急務也。願陛下裁之。

道宗咸雍間。耶律氏上時政。其畧曰。石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人主

當任忠賢。人臣當去比周。則政化平。陰陽順。欲懷遠則崇恩尚德。欲  
強國則輕徭薄賦。四端五典。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寔生民之命。漑  
侈可以為戒。勤儉可以為師。錯枉則人不敢詐。顯忠則人不敢欺。勿  
泥空門。崇飾土木。勿事邊鄙。妄廢金帛。滿當思溢。安必慮危。刑罰當  
罪。則民勸善。不寶遠物。則賢者至。建萬世磐石之業。制諸部強橫之  
心。欲率下則先正身。欲治遠則始朝廷。上稱善。

金熙宗時。翰林待制兼右諫議大夫程霖上奏曰。臣聞善醫者不視  
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病原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  
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  
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  
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在  
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勵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天官以進

賢退不肖爲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

世宗大定中。上命六品以上官十日。以次轉對。戶部郎中李仲畧乃進言曰。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去冗食在乎寵力農。抑游墮。養財用在乎廣儲蓄。時歛散。商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則末息矣。

同知西京留守事。曾望之上書論便軍事。其一論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穎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實其處。復數年之賦。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本貫。或編近縣。以爲客戶。或留爲佃戶者。亦籍其姓名。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庶幾軍民協和。盜賊彌息。其二論薦舉之法。

虛文無實。宰相拔擢及其所識。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指以爲朋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級爲差等。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勅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爲差。其待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實。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廉介之士。於今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賊私罪者。唯朝官三考。勞叙。吏部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爲一圖。大書賊汙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更起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給以半祿罷遣。其三論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軍民。擅興力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都有出身女

真契丹人及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略定科條務為簡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即以此賑給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馳馬。招討司女直人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村均錢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之後邊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為之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實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邊民關食給米。地速負重。往往就倉賤賣而去。可計口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安謀克用土人一負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甲復其賦役。以廉吏為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略之制矣。

章宗明昌初。銳意于治平。參知政事徒單鑑上書其畧曰。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我懋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

美。君之為治也。必曰稽於衆。舍已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卹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群目張矣。

泰和三年。太常卿侯摯上章言九事。其一曰。省部所以總天下之紀綱。今隨路宣差便宜從寬。往往不遵條格。輒劄付六部及三品以下官。其於紀綱豈不紊亂。宜革其弊。其二曰。近置四帥府所統兵校。不為不衆。然而弗克取勝者。蓋一處受敵。餘徒傍觀。未嘗發一卒以為援。稍見小却。則棄戈遁去。此師老將怯故也。將將之道。惟陛下察之。其三曰。率兵禦寇。督民運糧。各有所職。本不可以兼行。而帥府每令

雜進。累遇寇至。軍未戰而丁夫已遁。行伍錯亂。敗之由也。夫前陣雖勝而後必更者。恐爲敵所料耳。况不勝哉。用兵尚變。本無定形。今乃因循不改。覆轍。臣雖素不知兵。妄謂率由此失。其四曰。唯保安肅諸郡。據白溝。易水。西山之固。今多闕負。又所任者皆柔懦不武。宜選勇猛才幹者分典之。其五曰。漳水自衛至海。宜沿流設備。以固山東。使力穡之民安服田畝。其六曰。近都州縣官吏。往往連逃。蓋以往來敵中。失身者多。兼轉輸煩併。民力困弊。應給不前。復遣責罰。秩滿乃與他處一體計資考實。負其人。乞詔有司優定等級。以別異之。其七曰。兵威不振。罪在將帥。輕敵妄舉。如近日李英爲帥。臨陣之際。酒猶未醒。是以取敗。臣謂英既無功。其濫注官爵。並宜削奪。其八曰。大河之北。民失稼穡。官無俸給。上下不安。皆欲逃竄。加以潰散軍卒。還相剽掠。以致平民愈不聊生。宜優加矜恤。亟招撫之。其九曰。從來堂兵

者。多用世襲之官。此屬自幼驕惰。不任勞苦。且心膽懦怯。何足爲辦。宜選驍勇過人。衆所推服者。不考其素用之。上略施行焉。

宣宗貞祐二年。權監察御史完顏素蘭上書言事。畧曰。昔東海在位。信用讒譖。踈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遠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善救亂者。必遏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効。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又曰。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爲社稷之計。官中用度。皆從貶損。而有司復多置一官。不

恤妄費甚無謂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為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糧乏。故使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也。

三年。劉炳中進士第。即日上書條便宜十事。其一日。任諸王以鎮社稷。臣觀往歲王師屢戰屢却。率皆自敗。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既無靖難之謀。又無効死之節。外託持重之名。而內為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隨。委疲懦以臨陣。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士卒從而大潰。朝廷不加詰問。輒為益兵。是以法度日紊。倉庾日虛。閭井日凋。土地日蹙。自大駕南巡。遠近相望。益無固志。吏任河北者。以為不幸。遠巡退避。莫之敢前。昔唐天寶之末。洛陽潼關相次失守。皇輿夜出。向非太子迴趨靈武。率先諸將。則西行之士。當終老於劍南矣。臣願陛下

擇諸王之英明者。總監天下之兵。比駐重鎮。移撤遠近。戒以軍政。則四方聞風者。皆將自奮。前死不避。折衝厭難。無大於此。夫人情可以氣激。不可以力使。一卒先登。則萬夫齊奮。此古人所以先身教而後威令也。二曰。結人心以固基本。天子惠人。不在施予。在于除其同患。因所利而利之。今艱危之後。易於為惠。因其欲安而慰撫之。則忠誠親上之心。當益加於前日。臣願寬其賦役。信其號令。凡事不便者。一切停罷。時遣重臣。按行郡縣。延見耆老。問其疾苦。選廉正黜貪殘。拯貧窮。卹孤獨。勞果選定。則効忠徇義。無有二志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危民易與為亂。惟陛下留神。三曰。廣收人材以備國用。備歲寒者。必求貂狐。適長塗者。必當驥驥。河南陝西。車駕臨幸。當有以大慰士民之心。其有操行為民望者。稍擢用之。平居可以勵風俗。緩急可以備驅策。昭示新恩。易民觀聽。陰係天下之心也。四曰。選守令以安百

姓。郡守縣令。天子所恃以為治。百姓所依以為命者也。今衆庶已弊。官吏庸暗無安利之才。貪暴昏亂。與姦為市。公有斗粟之賦。私有萬錢之求。遠近驚懼無所控告。自今非才器過人。政迹卓異者。不可使在此職。親勲故舊。雖望隆資高。不可使為長吏。則賢者喜於殊用。益盡其能。不肖者愧慕而思自勵矣。五曰。褒忠義以勵臣節。忠義之士。奮身効命。力盡城破而不屈。事定之後。有司略不加省。棄職者顧以恩貸。死事者反不見錄。天下何所慕憚而不為自安之計邪。使為臣者皆知殺身之無益。臨難可以苟免。甚非國家之利也。六曰。務農力本以廣蓄積。此最強兵富民之要術。當今之急務也。七曰。崇節檢以省財用。今海內虛耗。田疇荒蕪。廢奢從儉以紓生民之急。無先於此者。八曰。去冗食以助軍費。兵革之後。人物凋喪者十四五。郡縣官吏署置如故。甚非審權救弊之道。九曰。修軍政以習守戰。自古名將

料敵制勝。訓練士卒。故使赴湯蹈火。百戰不殆。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服習。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可不慎哉。十曰。修城池以備守禦。保障國家。惟都城與附近數郡耳。此地不守。是無河朔矣。黃河豈足恃哉。書奏。宣宗異焉。

四年。陳規上章言陛下以上聖寬仁之姿。當天地否極之運。廣開言路。以求至論。雖狂妄失實者。亦不坐罪。臣忝耳目之官。居可言之地。苟為緘默。何以仰酬洪造。謹條陳八事。願不以人微而廢之。即無可採。乞放歸山林。以懲尸祿之罪。一曰。責大臣以身任安危。今北兵起自邊陲。深入吾境。大小之戰。無不勝捷。以致神都覆沒。翠華南狩。中原之民。肝腦塗地。大河以北。莽為盜區。臣每念及此。驚但不已。况宰相大臣。皆社稷生靈所繫。以安危者。豈得不為陛下憂慮哉。每朝奏



議。不過目前數條。特以碎末。互生異同。俱非救時之急者。况近詔軍旅之務。專委樞府。尚書省坐視利害。茫然不問。以為責不在己。其於避嫌。周身之計。則得矣。杜稷生靈。將何所賴。古語云。疑則勿任。任則勿疑。又曰。謀之欲衆。斷之欲獨。陛下既以宰相任之。豈可使親其細而不曷其大者乎。伏願特出。督斷。若軍伍器械常程文牘。即聽樞府專行。至于戰守大計。征討密謀。皆須省院同議。可否。則為大臣者。知有所責。而天下可為矣。二曰。任臺諫以廣耳目。人主有政事之臣。有議論之臣。政事之臣者。宰相執政。和陰陽。遂萬物。鎮撫四夷。親附百姓。與天子經綸於廟堂之上者也。議論之臣者。諫官御史。與天子辨曲直。正是非者也。二者豈可偏廢哉。晉唐文皇制中書門下入閣議事。皆令諫官隨之。有失輒諫。國朝雖設諫官。徒備負耳。每遇奏事。皆令迴避。或兼他職。或為省部所差。有終任不覲天顏。不出一言而去者。

雖有御史。不過責以糾察官吏。照刷案牘。巡視倉庫而已。其事關利害。或政令更革。則皆以為機密而不聞。萬一政事之臣。專任膏臆。威福自由。或掌兵者。以私見敗事機。陛下安得而知之。伏願遴選學術。該博通曉世務骨鯁敢言者。以為臺諫。凡事關利害。皆令預議。其或不當。悉聽論列。不許兼職。及充省部委差。苟畏徇不言。則從而黜之。三曰。崇節儉。以答天意。昔衛文公乘狄人滅國之餘。徙居楚丘。纁革車三十兩。乃躬行儉約。冠大帛之冠。衣大布之衣。季年致駮牝三十。遂為富庶。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絺。足履革舄。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為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完。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難哉。願陛下慈仁。上天眷佑。堯災之餘。而去歲秋禾。今年夏麥。稍得支持。夫應天者。要在以嘗行儉。

者。天必降福。切見宮中及東宮奉養與平時無異。隨朝官吏諸局承  
應人。亦未嘗有所裁省。至於貴臣豪族掌兵官。莫不以奢侈相尚。服  
食車馬。惟事紛華。今京師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於舊。俱  
非克己消厄之道。願陛下以衛文公漢文帝為法。凡所奉之物。痛自  
撙節。罷冗員。減浮費。戒奢侈。禁戢明金服飾。庶皇天悔禍。太平可致。  
四曰。選守令以結民心。方今舉天下官吏軍兵之費。轉輸營造之勞。  
皆仰給河南陝西。加之連年蝗旱。百姓荐饑。行賑濟。則倉廩懸乏。  
免征調。則用度不足。欲其實惠及民。惟得賢守令而已。當賦役繁殷。  
期會促迫之際。若措畫有方。則百姓力省而易辦。一或乖謬。有不勝  
其害者。况縣令之弊。無甚于今。由軍衛監當進納勞効而得者。十居  
八九。其桀黠者。乘時貪縱。庸懦者。權歸猾吏。近雖遣官廉察。治其毒  
濫。易其疲軟。然代者亦非選擇。所謂除狼得虎也。伏乞明勅尚書省。

公選廉潔無私。才堪牧民者。以補州府官。仍清縣令之選。及責隨朝  
七品外任六品以上官。各保堪任縣令者一員。如他日犯贓。並從坐。  
其資歷已係正七品及見任縣令者。皆聽寄理。俟秩滿升遷。復令監  
察。以時巡按。有不法及不任職者。究治之。則實惠及民。而民心固矣。  
五曰。博謀群臣。以定大計。比者徒河北軍戶百萬餘口于河南。雖革  
去冗濫。而所存猶四十二萬有奇。歲支粟三百八十餘萬斛。致竭一  
路終歲之歛。不能暇此不耕不戰之人。雖無邊事。亦將坐困。况兵事  
方興。未見息期耶。近欲分布沿河。使自種殖。然游惰之人。不知耕稼。  
群飲賭博。習以成風。是徒煩有司徵索課租而已。舉數百萬眾。坐糜  
廩給。緩之則用闕。急之則民疲。朝廷惟此一事。已不知所處。又何以  
待敵哉。是蓋不察於初。不計其後。致此誤也。使初選時。去留從其  
願。則欲來者是。足以自贍之家。何假官廩。其留者。必有避難之所。不

必強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為便。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財被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勲勞。朝授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為尋常之具。功賞為僥倖所取。又今之散官。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昭昭八寶內量增階。以美其身。幾歷官者。不至于太驟。而國家恩澤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眾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歿。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皆上平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今之將帥。夫抵先論出身官品。或明親骨肉梁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哀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遇敵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怯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督。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為一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謀克之下。有蒲鞞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為頭目

必強遣。當不至今日措畫之難。古昔人君將舉大事。則謀及乃心。謀及卿士。庶人卜筮。乞自今凡有大事。必令省院臺諫及隨朝五品以上官同議為便。六曰。重官賞以勸有功。陛下即位以來。屢沛覃恩。以均大慶。不吝官爵。以激人心。至有未滿一任。而併進十級。承應未出職。而已帶驃騎榮祿者。冗濫之極。至于如此。復開鬻爵進獻之門。然財被堅。執銳効死行陣者。何所勸哉。官本虛名。特出於人主之口。而天下之人極意趨慕者。以朝廷愛重耳。若不計勲勞。朝授一職。人亦將輕之而不慕矣。已然之事。既不可咎。伏願陛下重惜將來。無使公器為尋常之具。功賞為僥倖所取。又今之散官。動至三品。有司艱於遷授。宜於減昭昭八寶內量增階。以美其身。幾歷官者。不至于太驟。而國家恩澤不失之太輕矣。七曰。選將帥以明軍法。夫將者國之司命。天下所賴以安危者也。舉萬眾之命。付之一人。呼吸之間。以決生死。其任顧不重歟。自北兵入境。野戰則全軍俱歿。城守則闔郡被屠。豈皆上平單弱。守備不嚴哉。特以庸將不知用兵之道而已。古語云。三辰不軌。取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今之將帥。夫抵先論出身官品。或明親骨肉梁之子。或親故假托之流。平居則意氣自高。遇敵則首尾退縮。將帥既自畏怯。士卒夫誰肯前。又居常哀刻。納其饋獻。士卒因之以擾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應敵。在途則前後亂行。遇敵則排門擇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責其畏怯死事。豈不難哉。況今軍官數多。自千戶而上。有萬戶。有副統。有都統。有副提督。十羊九牧。號令不一。動相牽制。切聞國初取天下。元帥而下。惟有萬戶。所統軍士。不下數萬人。專制一路。豈在多哉。多則難擇。少則易精。今之軍法。每二十五人為一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謀克之下。有蒲鞞一人。旗鼓司火頭五人。其任戰者。纔十有八人而已。又為頭目

選其壯健。以給使令。則是一千戶所統不及百人。不足成其隊伍矣。古之良將常與士卒同甘苦。今軍官既有俸廩。又有券糧。一日之給。兼數十人之用。將帥則豐飽有餘。士卒則飢寒不足。曷若裁省冗食。而加之軍士哉。伏乞明勅大臣。精選通曉軍政者。分詣諸路。編列隊伍。要必五十人為一謀克。四謀克為一千戶。五千戶為一萬戶。謂之散將。萬人設一都統。謂之大將。總之帥府。數不足者皆併之。其副統副提控及無軍虛設都統萬戶者。悉罷省。仍勅省院大臣及內外五品以上。各舉方畧優長。志勇出眾。材堪將帥者一二人。不限官品。以充萬戶以上都統元帥之職。千戶以下。選軍中有謀畧武藝為眾所服者充。申明軍法。居常教閱。必使將帥明於奇正虛實之數。士卒熟于坐作進退之節。至于云。矢鏑仗。須令自負。習於勞苦。若有所犯。必刑無赦。則將帥得人。士氣日振。可以待敵矣。八曰。練士卒以振兵威。

昔周世宗常曰。兵貴精而不貴多。百農夫不能養一戰士。奈何賤民脂膏。養此無用之卒。苟然懦不分。眾何以勸。因大蒐軍卒。遂下淮南。取三關。兵不血刃。選練之力也。唐魏徵曰。兵在以道御之而已。御壯健足以無敵于天下。何取細弱以增虛數。比者凡戰多敗。非由兵少。正以其多而不分健懦。故為敵所乘。懦者先奔。健者不能獨戰而遂潰。此所以取敗也。今莫若選差習。兵公正之官。將已籍軍人。隨其所長而類試之。其武藝出眾者。別作一軍。量增口糧。時加訓練。視等第而賞之。如此。則人激厲爭効。所長而衰懦者。亦有可用之漸矣。昔唐文皇出征。常分其軍為上中下。凡臨敵則觀其強弱。使下當其上。而上當其中。中當其下。敵乘下。軍不過奔逐數步。而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用是常勝。蓋古之將帥亦有以懦兵委敵者。要在預為分別。不使混淆耳。

興定二年。平章事晉鼎以宣宗多親細務。非帝王體。乃上奏曰。天下之大。萬幾之衆。錢穀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則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綱。責成功而已。况今多故。豈可躬親細務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筭。則恢復之期不遠矣。上覽其奏不悅。謂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邪。高琪奏曰。聖主以宗廟社稷為心。法上天行健之義。憂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階也。

興定間。中都副留守郭文振上疏曰。揚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郛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為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為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妄自誇張。以尊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

不相統屬。陝西行省總為節制。相去遠遠。道路梗塞。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懼。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已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市揚聲教。但命戍刺行報而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姦倖既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為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伏見澤潞等處。芻糧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行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日重。毒惡不萌矣。

元世祖在潛邸。聞李治賢。遣使召之。既至。問天下當何以治之。對曰。夫治天下。難則難於登天。易則易於反掌。蓋有法度則治。控名責實則治。進君子退小人則治。如是而治天下。豈不易於反掌乎。無法度則亂。有名無實則亂。進小人退君子則亂。如是而治天下。豈不難於

登天乎。且為治之道。不過立法度。正紀綱而已。紀綱者。上下相維持。法度者。賞罰示懲勸。今則大官小吏。下至編氓。皆自縱恣。以私害公。是無法度也。有功者。未必得賞。有罪者。未必被罰。甚則有功者。或反受辱。有罪者。或反獲寵。是無法度也。法度廢。紀綱壞。天下不憂亂。已為幸矣。

世祖遣趙壁召姚樞至。大喜。待以客禮。詢及治道。乃為書數言。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以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為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政時之弊。為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慎銓選。汰職貧。則不專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祿。則賊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奸竊。可得而

舉刺。閔徵歛。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為育人。才學風俗。羨教化之基。使士不媿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徭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偽。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之擾攘。周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廓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為母。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卻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訟原。各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世祖奇其才。勅必召同。

至元四年。樞為中書左丞。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大臣。罪且不測者。樞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為置安撫經畧宣撫三使司。其法選人以居

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拯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並興。天開聖人。續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憂。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還轉。政事更新。皆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創始治道。正宜上答天心。下結民心。睦親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厚生。是可以光先烈。成帝德。遺子孫。流遠譽。以陛下才畧。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日改月異。如木始栽而復移。屋既架而復毀。遠近臣民。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為陛下之後憂。國家之重害。帝怒為釋。

元世祖即位。首召經。各使史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天澤即具疏以對。大畧謂朝廷當先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需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俸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能上下丕應。內外休息。帝嘉納之。

中統元年。郝經上立政議曰。臣經言前歲從扈牧圍。至于武昌。聞先皇帝上僊。以為天命曆數在於陛下。聖治可期。於是欲有所言而遽旋旆。臣經亦以負薪之憂。道路匍匐。今年三月。始達順天。而陛下應天龍飛。詔令僕宋。倉卒入對。陛辭而出。和者斯傳。聖旨令條奏當今宜行事理。倚馬起草。為便宜新政。昇仲謙和者斯等使譯奏。所欲言者。猶有未盡。今既渡淮。入宋。引領北望。顧瞻魏闕。每為自誦。有君如此。可遂無言乎。於是作立政議。雖尸祝代庖。極為僭越。有所不計。臣聞所貴乎有天下者。謂其能作新樹立。列為明聖。德澤加於人。令聞

施於後也。非謂其志得意滿苟且而已也。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與草  
木並朽而無聞。是為身者也。於天下何有。有志於天下者不貴也。為  
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卓然與天地並  
沛然與造化同。雷厲風飛。日星明而江河流。天下莫不貴之。而已不  
以為貴。以為已所當為之職分也。古之有天下者莫不然。後之有天  
下者亦莫不當然。天下一大器也。用之久則必弊。窳殘缺甚則至於  
破碎分裂。置而不修則委而去之耳。生民萬物者器之所中者也。器  
弊而委則其中者亦必壞爛而不收。有志於天下者則為之倡率其  
群而修之。瓊琢而俾之完。扶持而置之安。藻飾而新之。祿蕩而潔之。  
使其中者可以食。可以藏。可以積豐。可以饜而飫。為器之主。而天下  
王之。安富尊榮而享天下。彼志得意滿苟且一時者。見器之所有。而  
不見器之殘缺。發指垂涎。放飯流歎。始則桴然。終則哆然。既飫而足。

并其器與其餘舉而棄之。不知餒之復至也。至於神器之主。中藏盡  
亡。而天下餒者眾。於是群起而爭其餘。天下亂矣。夫紀綱禮義者天  
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脉也。非是則天下之器不能安。  
小廢則小壞。大廢則大壞。小為之修完則小康。大為之修完則太平。  
故有志於天下者。必為之修而不棄也。以致治自期。以天下自任。孳  
孳汲汲。持扶安全。必至於成功而後已。使天下後世稱之曰。天下之  
禍至。其若而除。天下之亂至。其若而治。天下之亡者。至其若而存。天  
下之未作者。至其若而作。配天立極。繼續作帝。熙鴻號於無窮。若是  
則可謂有志於天下矣。由漢以來。尚志之君六七作。於漢則曰高帝。  
曰文帝。曰武帝。曰昭帝。曰宣帝。曰世祖。曰明帝。曰章帝。凡八帝。於三  
國則曰昭烈。一帝。於晉則曰孝武。一帝。於元魏則曰孝文。一帝。於宇  
文周則曰武帝。一帝。於唐則曰高祖。曰文皇。曰玄宗。曰憲宗。曰武宗。



曰宣宗。凡六帝。於後周。則曰世宗一帝。於宋。則曰太祖。曰太宗。曰仁宗。曰高宗。曰孝宗。凡五帝。於金源。則曰世宗。曰章宗。凡二帝。是皆先大炳煥。不辱於君人之名。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人之類不至於盡亡。天下不至於皆為草木鳥獸。天下之人猶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數君之力也。嗚呼。上下數千載。有志之君。僅是數者。何苟且一時者多。而致治之君鮮也。雖然。是數君者。獨能樹立功成治定。揄揚於千載之下。豈不為英王也哉。其視壞法亂紀。數弄倫。毒海內。覆宗社。碌碌以偷生子。子以自蔽。甘為慵懦者。可為憫笑也。國家先有天下。綿歷四紀。恢拓疆宇。古莫與京。惜丁攻取之計甚切。而修完之功弗逮。天下之器日益弊。而生民日益憊也。蓋其幾一失。而其弊遂成。初下燕雲。奄有河朔。便當創法立制。而不為既。并西域。滅金源。蹂荊襄。國

勢大張。兵力煥息。民物稠夥。大有為之時也。苟於是時。正紀綱。立法度。改元建號。比隆前代。使天下一新。漢唐之舉也。而不為。於是法度廢。則紀綱亡。官制廢。則政事亡。都邑廢。則宮室亡。學校廢。則人材亡。廉耻廢。則風俗亡。紀律廢。則軍政亡。守令廢。則民政亡。財賦廢。則國用亡。天下之器雖存。而其實則無有。賴社稷之靈。祖宗之福。兵鋒所向。無不摧破。穿徹海嶽之鏡。跨凌宇宙之氣。騰擲天地之力。隆隆殷殷。天下莫不懾伏。當太宗皇帝臨御之時。移剌楚材為相。定稅賦。立造作。權宣課分郡縣。籍戶口。理獄訟。別軍民。設科舉。推恩肆赦。方有忘於天下。而一二不逞之人。投隙抵罅。相與排擯。百計攻訐。乘官闕。違豫之際。恣為矯誣。卒使楚材憤懣以死。既而牽連黨與。倚疊締構。援進宵人。界之以政。相與剗剗天下。而天下被其禍。荼毒宛轉。十有餘年。生民顛顛。莫不引領望明君之出。先皇帝初踐寶位。皆以為致

治之主不世出也。既而下令。鳩拊符璽。督察郵傳。遣使四出。究核僇  
賦。以求民瘼。汚吏濫官。黜責逮通。其願治之心亦切也。惜其授任。皆  
前日害民之尤者。舊弊未去。新弊復生。其為煩擾。又益劇甚。而致治  
幾又失也。今皇帝陛下。統承先王。聖一發英畧。恢廓正六。有一天下之  
勢。自金源以來。網紀禮義。文物典音。皆已墜沒。其緒餘。工宜萬億之  
能一存。若不大為振滌。與天下更始。以國朝之成法。援唐宋之故典。  
參遠金之遠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是亦因仍苟且。終於  
不可為。使天下後世以為無志於天下。歷代網紀典制。至今而盡。前  
無以貽謀。後無以取法。壞天地之元氣。愚生民之耳目。後世之人。因  
以竊笑而非之。痛惜而嘆惋也。昔元魏始有代地。便參用漢法。至孝  
文遷都洛陽。一以漢法為政。典章文物。燦然與前代比隆。天下至今  
稱為賢君。王通修元經。即與為正統。是以為監也。金源氏起東北。

小夷。部曲數百人。渡鴨綠。取黃龍。便建位號。一用遼宋制度。收二國  
名士。置之近要。使藻飾王化。號十學士。至世宗與宋定盟。內外無事。  
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真德秀謂金源氏典章法度。在元魏  
右。天下亦至今稱為賢君。燕都故老。語及先皇者。必為流涕。其德澤  
在人之深如此。是又可以為監也。今有漢唐之地而加大。有漢唐之  
民而加多。雖不能便如漢唐。為元魏金源之治亦可也。恭惟皇帝陛  
下。睿稟仁慈。天錫智勇。喜衣冠崇禮讓。愛養中國。有志於為治。而為  
豪傑所歸。生民所望久矣。但斷然有為。存典章。立網紀。以安天下之  
器。不為苟且一時之計。奮揚乾剛。應天革命。進退黜陟。使各厭伏。天  
下不勞而治也。今自踐祚以來。下明詔。蠲苛煩。立新學。去舊汗。進茂  
異。舉用老成。緣飾以文。附會漢法。然江上之兵。先輸平之使。一視以  
仁。兼愛兩國。天下願莫不思見德化之盛。至治之美也。但恐害民

餘孽。拔附毒邪。更相援引。比飲以進。若不辨之於早。猶夫前日也。以有為之姿。據有為之位。乘有為之勢。而不為有為之事。與前代莫主此隆。陛下亦必愧作而不為。書曰。罔不在厥初。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如彼雨雪。先集惟霰。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皆謹之於初。辨之於早也。有有為之志。而不辨毒邪於早。而卻之。則鑠剛以柔。蔽明以晦。終不殊。以有為。蓋彼毒人。易合難去。誘之以甘言。承之以怡色。賂之以重寶。使群迎合。無所不至。不辨之於早。而拒之。皆隨其計。接之以柄。而隨之耳。昔王安石拜參。呂獻可即以十罪章之。溫公謂之太早。獻可曰。去天下之害。不可不速。異日諸君必受其禍。安石得政。宋果以亡。溫公曰。呂獻可之先見。范景仁之勇決。吾不及也。未月暈而風。礎潤而雨。理有所必然。雖天地亦可先見。況於人乎。方今之勢。在於卓然有為。斷之而已。夫善治天下。舍我其誰。若齊能用子。則豈

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以齊王猶反手也。又謂萬鍾於我何加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乃為大丈夫。則亦伊尹之傳也。故伊尹而下。以天下自任者。孟子一人。漢室傾頽。群雄競起。天下之士莫不徼倖功利。反復於智數詐力。汲汲以爭天下。獨孔明高卧南陽。抱膝長吟。視天下不足為。躬耕隴畝。若將終身焉。則亦伊尹耕莘之志也。及昭烈三往。知其仁誠。欲讓可以有為。遂起而委質焉。則亦伊尹幡然而改也。既從昭烈。慨然以興復漢室為己任。及永安觀命。則曰。臣竭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繼之以死。則亦伊尹佐太甲之事也。至於內治既脩。將以外攘。以圖報效。臨發上疏。精忠懇盡。藹然三代君臣。復見伊訓太甲之書。其將兵薄伐。出入巖阻。一以節制。不為浪戰。申明賞罰。開布公道。不規近利。恢張遠圖。秦漢而下。復見王者之師。其駐兵五丈原。懿終不敢出。則已定勝。至其臨沒。懿接視營

墨亦嘆服以為天下奇才。則孟子以來以天下自任者。又祇一人耳。論者乃以為自比管樂。管蕭亞匹。將畧非所長。又謂不當復漢。不可詐力。雜仁義。去中原。入巴蜀。非其地。當如陳平用金間魏君臣。或者又以魏為正統。而書伐罪之師。為入寇。嗟乎。孔明其可若是班乎。乃以是期孔明。而又以是立新政。創法制。辨人材。締結皇綱。藻飾王化。偃戈卻馬。文致太平。陛下今日之事也。毋以為難而不為。毋以為易而不足為。投幾掣會。比隆前王。政在此時。毋累於宵人。不惑於群言。兼聽俯納。貴若一代。號為英主。臣之願也。臣草茅愚昧。既被知遇。而又速離軒陛。日以隔越。迫於事幾。故不辟斧鉞。冒觸神威。庶葦黨少卻。綱紀粗立。雖萬死無恨。

經又奏曰。竊聞天所畀與而能奉承。是謂應天。畀與而弗之應。是謂棄天。天可棄乎。故凡有天下國家者。雖一民尺土。莫敢忽而不治。非

惟應天。亦所以奉天也。國家光有天下。五十餘年。包括絲長。亘數萬里。尺筭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綱紀未盡立。法度未盡舉。治道未盡行。天之所與者未盡應。人之所望者未盡允也。比年以來。關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見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東河陽為尤甚。近歲河陽三城。亦在湔濯。分裂頓滯者。獨河東而已。夫河東表東山河形勝之區。控引夷夏。瞰臨中原。古稱冀州天府。南面以蒞天下。而上黨號稱天下之脊。故堯舜禹三聖更帝。迭王。五為都邑。以固鼎命。以臨諸侯。為至治之極。降及紂世。五伯迭興。晉弼為諸侯盟主。百有餘年。漢晉以來。自劉元海而下。李唐。後唐。石晉。劉劉漢。皆由此以立國。金源氏亦以平陽一道甲天下。故河東者九州之冠也。可使分裂頓滯。極于困弊。反居九州之下乎。竊惟國家封建盟且度。不獨私強本幹。與親賢共享。示以大公。既分本國使諸王世享。如殷周諸侯。漢地諸道。各使侯伯。

專制本道。如唐藩鎮。又使諸侯分食漢地。諸道侯伯。子有所屬。則又如漢之郡國焉。尊卑相維。強弱相制。與衆共有。進退比次。不敢相踰。條貫井井。如農夫之畔。以發公賦。庶入為私食。則亦一代之新制。未為失也。平陽一道。隸後都大。王又兼古定河間道。內鼓城等五處。以屬籍最尊。故承土獨大。戶數特多。使如諸道。祇納十戶四斤絲。一戶包銀二兩。亦自不困。近歲公賦仍舊。而王賦皆使貢金。不用銀。銷雜色。是以獨困於諸道。河東土產。菜多於桑。而地宜麻。專紡績織布。故有大布卷布板布等。自衣被外。折損便直。貿易白銀。以供官賦。民淳吏質。而一道課銀獨高。天下造為器皿。萬里輸獻。則亦不負王府也。又必使貢黃金。始白銀十折。再則十五折。復再至二十三折。至白銀二兩得黃金一錢。自賈布至於得白銀。又至於得黃金。則十倍其實。空筐篋之妨績。盡妻女之斂剝。猶未充數。榜掠械繫。不勝苦楚。不敢

逃命。則已極矣。今王府又將一道細分。使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為五七十頭項。有得一城或數村者。各差官臨督。雖又如漢之分王王子諸侯。各衣食官吏而不足。况自貢金之外。又誅求無藝乎。於是轉徙逃散。帝王之都。已豪華之淵藪。禮樂之風土。富豪之人民。荒空蕪沒。盡為窮山。餓水。而人自相食。始則視諸道為尊。乃今困弊之景也。國家血戰數十年。以有此土。何獨加意於陝右河南及河陽魯河東而不問。坐視其顛連宛轉而不恤。獨非國家之赤子乎。是天界此中土之冠。而裂去不受也。可乎哉。願下一明詔。約束王府。罷其貢金。止其細分。使如諸道。選明幹通直者為之總統。俾持其綱維。一其號令。輕斂薄賦。以養民。簡靜不繁。以安民心。省官吏。以去冗食。清刑罰。以布愛利。明賞罰。以奠黜陟。設學校。以勸風俗。敦節義。以立廉恥。則分裂者一。頓滯者舉。九州之冠可正。致治之樞。可以

風四方而動天下。克受天之所畀。天復萬萬無窮而畀之也。經本澤  
人。旅食他方二十餘年。不得一拜松楸。守先世之弊廬。故願治之心。  
化之他人。為尅急。天庭意。漫為瞻聽。太行山色。黯然咽。引領翹  
首望之而已。居位操勢。有以仁。天下者可無意乎。此非布衣所當言。  
故援引杜牧之例。名曰罪言。干曰鐵鉞。謹附使者以聞。布衣陵川郝  
經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六十五

